

17
27
10

Keiogijuk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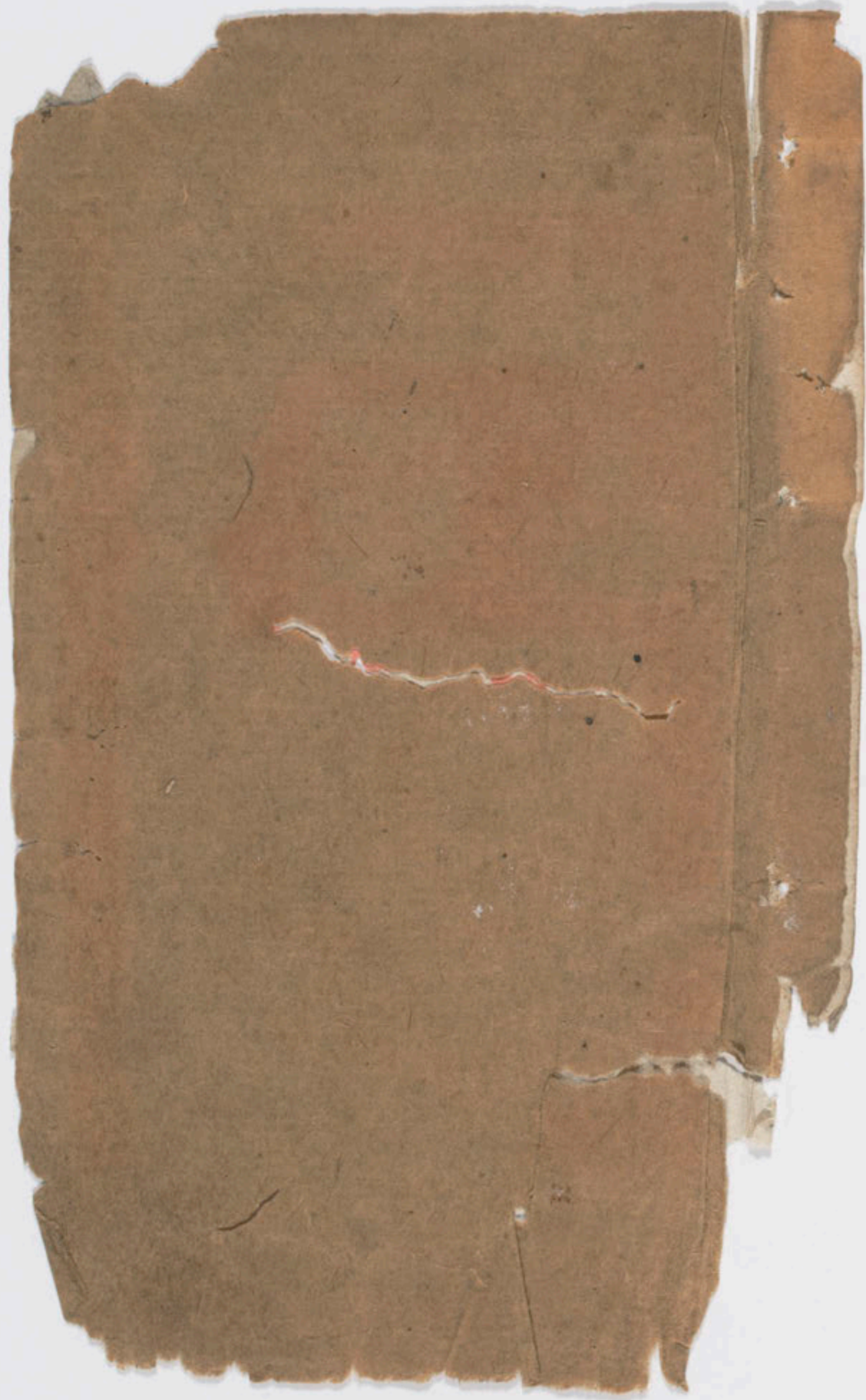


寄贈者

小野清君

大正五年七月四日

慶應義塾圖書館



庚應義塾
圖書館
藏書印

新鐫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編次

武林夷白堂刊

董卓火燒長樂宮

張飛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遂不得
進而回八路諸侯同請玄德關張作賀功蹟
使人報袁紹寨中紹聞知大喜遂移檄孫堅
令堅進兵堅連夜引程普黃蓋直到袁術寨

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與我本無讐今
番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爲國
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而將軍却聽護
言不發糧草致令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
無言就令斬了進讒言之人以謝孫堅正飲
宴間人報堅曰關上有兩騎馬來寨中要見
將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
愛將李確堅曰汝來何爲確曰丞相所敬者
唯將軍耳今特使確來結親丞相有女欲配

將軍之子。但有宗族子弟連名保上。皆作郡
守刺史。庶幾不失人才。堅大怒。叱曰。董卓逆
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盡夷九族。懸頭四海。
以謝天下。如其不然。則吾死不瞑目。安肯與
逆賊結親耶。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獻關。饒
你性命。倘若遲悞。粉骨碎身。李瓌抱頭鼠竄。
回見董卓。說孫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儒。儒
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兵回洛陽。遷
帝於長安。以應謠兆。近日街市小童謠曰。西

頭一箇漢。東頭一箇漢。鹿走入長安。方可無
斯難。此言正應丞相旺在長安。具福之地。西
頭一箇漢。乃高祖旺于西都長安。一十二帝
東頭一箇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今亦
一十二帝。天運合回。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
急危矣。卓大喜。曰。非汝言之。吾實不悟。引溫
侯。呂布。星夜回洛陽。尚議遷都。聚文武於朝
堂。卓曰。漢歷東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吾觀
旺氣入在長安。吾欲奉鬻駕西幸。汝等各宜

促裝耳。輓熒齡岐行司徒楊彪出言曰。關中
殘破零落。今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百姓驚
動。必有鼎沸。音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
難望丞相鑒察。卓怒曰。汝阻國家之大計耶。
太尉黃琬出曰。楊司徒之言是也。昔者黃莽
篡逆。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為瓦礫之
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
其荒地。非所宜也。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
長安有崤函。儲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

克日可辨。宮室官府。不須月餘。汝等再休亂
言。司徒荀爽諫曰。丞相若欲遷都洛陽。百姓
皆危亡矣。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
哉。爽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若使遷都。民不
聊生。自此天下危矣。卓曰。亂道。即日罷楊彪。
黃琬荀爽官職。貶為庶民。卓出上車。車前二
人跪下視之。乃尚書周芝。城門校尉伍瓊。卓
問有何事。芝曰。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故來
諫耳。卓大怒曰。我始聽你兩箇保用的人。今

日皆反是汝等一黨若不斬絕必生後患此
武士拏出都門斬首百姓莫不垂淚卓下令
遷都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
戶極多可收入官但是袁紹等門下殺其宗
黨而抄其家資必得巨萬卓大喜卽差鐵騎
五千遍行捉拏洛陽富戶頭插旗上寫反臣
逆黨數千家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資將妻小
分與衆軍而去李璿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
百萬口前赴長安去百姓一隊去聲軍一隊

互相推拖死於溝壑中者不可勝數及縱軍
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饑餓自盡者死屍遍
野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皆後
二千軍催督軍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起
先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獻帝并皇后
上車卓令放火燒宗廟官府南北兩宮火燄
相接長樂宮庭盡爲灰土又差呂布發掘先
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時掘官民
墳塚不留一墓董卓裝載金珠段疋好物數

千餘車。卓將趙岑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先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焰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堅先發兵救滅宮中火。衆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止可乘勢追襲。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紹曰。諸兵疲困。進則無益。操曰。董卓焚燒宮室。遷劫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

何疑而不進焉。衆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而起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進奔來。趕董卓。卓正行間。榮贈陽太守徐榮引兵出接。參拜已畢。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恐有追趕者。可教徐榮伏軍馬於榮陽城外山塢。驢之。傍若有追兵放將過來。待我這裡殺敗截住。掩殺令後來者。影也不敢望長安。卓大喜。賞賜了徐榮。便教伏兵卓令呂布引精兵。過後

正行之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喚曰不出
李儒之所料也將人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
賊遷天子徙百姓好生都留下呂布罵曰背
主懦夫豈足爲道夏侯惇挺鎗躍馬直出呂
布與惇戰不數合李瓌引一軍從側邊殺來
操急令夏侯淵迎敵西邊又喊聲起郭汜又
引一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引軍馬
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回陣來
布引鐵騎掩殺曹操軍大敗回望榮陽而走

殘軍各自逃生却纔聚集得三四千人衆軍
都到呂布不趕操軍就在荒山脚下造飯時
約二更月明如晝軍士尚未得飯山四圍喊
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恐慌上馬奔路而走
轉過山坡正撞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
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竟過草坡兩箇步軍
伏于草中見操馬來上鎗齊發曹操翻身落
馬馬中二鎗先倒二卒搶住曹操揪下草坡
一騎馬到月明中認得是曹操兩刀砍死兩

箇步軍急下馬扶起操時操箭傷痛昏倒在地那員將救醒曹操曹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主公上馬洪愿步行操曰賊兵趕上汝却怎生洪曰天下寧可無洪不可無主公操曰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洪脫去衣甲拖刀跟操馬走約四更多後面喊聲不絕人馬趕來操與洪正走前面一條大河後面追兵漸近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洪曰主公下馬脫去袍鍔洪抱主

公渡水操掙過大河爬得上岸後軍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方始天曉約走二十餘里土岡下少歇喊聲起處徐榮從上流渡河一彪人馬趕來曹操性命如何

袁紹孫堅奪玉璽

徐榮趕上正待要擒曹操夏侯惇夏侯淵引數十騎也到大唱徐榮勿傷吾主公徐榮便奔夏侯惇挺鎗來迎交馬數合惇刺徐榮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軍

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有五百餘人馬
操上馬同回河內再聚軍馬卓兵自往長安
却說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
兵屯城內堅住帳房於建章殿基上堅令軍
士掃除宮殿瓦礫但有卓開掘陵寢盡皆閉
塞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衆諸侯立
漢代神位宰太宰祀之祭畢皆散堅到寨中
是夜星月交光暖風習習按劍露坐於建章
殿階上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

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
空言訖淚如雨下傍有軍士指曰殿南有五
色毫光起於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
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
宮樣粧束項下帶一錦囊兩下圍定繡龍紫
襪取開看時內有朱紅小匣扭開金鎖見一
玉璽方圓四寸上鐫五龍交紐傍缺一角以
黃金相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堅得璽乃問程普普曰此傳國璽也此

玉是昔日卞和於荆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
上載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璞秦二十
六年令良工琢爲璽李斯篆八字於其上云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名曰傳國璽二十八年
始皇符至洞庭湖風浪大作舟船將覆始皇
急投玉璽於水風平浪靜至三十六年始皇
巡狩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持此
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于秦始皇崩子
嬰將玉璽獻於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元祐

皇太后將印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
之光武得此寶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
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回宮失此寶今天授
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
回江東別圖大事堅曰吾足知此寶正與汝
合來日推托有疾辭衆回軍商議已定號令
諸軍勿泄漏如違者斬數中一軍是袁紹鄉
人無由進身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賞
賜了留之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

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汝疾乃害
傳國墮耳。堅失色曰：本初何故出此言？紹曰：
今舉大義與兵討賊，為漢朝天下。玉璽乃漢
朝之寶，既然獲得，當對衆留於盟主之處。待
誅了董卓，復歸朝廷。汝何收匿之而欲歸？必
思反耶？堅曰：玉璽豈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
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汝來逼吾，將欲
反耶？紹曰：早將出免，自生禍。堅指天為誓曰：
吾若果得玉璽，不將與汝，令吾不得善終，死

於刀箭之下。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誓想必
無寶。紹喚軍士出口，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
怒，拔所佩之劍，要斬軍士。紹曰：汝斬軍人，乃
欺我也。紹亦拔劍來殺。孫堅、堅揮劍迎之。紹
背後，顏良、文醜皆拔劍而出。堅後，程普、黃蓋
、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攔住，曰：昔日
登壇設盟，歃血共舉大義，豈可自相吞併乎？
勸開兩箇，堅隨即上馬，拔寨便起，離洛陽而
去。紹怒曰：得寶而去，將欲自霸耶？遂寫書一

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荊州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而奪之。比及發書起程人報曹孟德追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遂令人迎接紹會衆諸侯置酒設宴與曹操解悶。操於席上曰：吾始與大義爲國除賊，諸侯既仗義而來，却不聽吾計，欲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固守成羣，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制其險要。袁將軍率南陽之軍，住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

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持疑而不進，大失天下之望，竊爲將軍耻之。紹等無言可對，既而宴散，操見紹等各懷心異，料度不能成事，自領軍投揚州去了。公孫瓚與玄德曰：袁紹無能爲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遂投寨北行到平原，令玄德爲平原相，自去守地。袁軍兗州刺史劉岱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連夜引軍突入，唱營殺死喬瑁，盡降其兵。袁紹見衆人各自分

散就引兵拔寨離洛陽去投關東却說荊州
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年幼時結
交漢末名士有七人為友時號江東八俊那
七人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
國孔昱字世元渤海危康字仲真山陽檀敷
字文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鮪字公
孝表身長八尺有餘姿貌甚偉乃漢室宗親
劉勝之後為荊州刺史時有延平郡人蒯良
弟越襄陽人蔡瑁一同扶助當時收得袁紹

書說孫堅盜去漢朝傳國之寶走回江東望
截其路而奪之表素與袁紹至好隨即差蒯
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堅軍馬已到蒯
越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引軍馬立在門
旌下問曰蒯英度汝何故引兵截去路越云
汝既是漢朝臣宰如何盜去傳國寶而歸疾
忙留下好眼相看堅怒曰汝乃何人敢我問
我言未畢黃蓋挺鎗使出蔡瑁舞刀來迎鬪
到數合蓋挺鞭去打瑁急閃正中後心護心

鏡打缺一半瑁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過界
口日已平西山背後閃一彪生力軍人來到
爲首一將出馬乃是劉表也孫堅就上馬施
禮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逼鄰友也表曰
汝匿傳國寶將欲反漢耶堅曰吾若有此物
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吾聽信將隨軍
行李任吾搜之堅怒曰汝有何能敢小覷我
拍馬衝進劉表便退堅趕將去黃昏左側兩
山後伏兵齊起背後蔡瑁蒯越趕來圍孫堅
三國志 卷二 十三

在垓心畢竟性命如何

趙子龍盤河大戰

孫堅當晚被劉表圍住得程普黃蓋韓當三
將左衝右突死戰得脫折兵太多孫堅連夜
引軍回江東劉表回荆州以書報紹自此孫
堅與劉表結冤却說袁紹兵屯河內缺少糧
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有客逢
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爲
食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

曰未有良策逢紀曰可暗使人持書與公孫
瓚令瓚進兵取冀州虛言夾攻瓚必興兵韓
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
手而得紹大喜卽發書到瓚處瓚開書意曰
共取冀州平分瓚喜卽日興兵紹却使人密
報韓馥馥慌聚荀諝郭圖二謀士商議諝曰
公孫瓚將燕伐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
兼有劉備關張助之冀州指日休矣今袁本
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廣更兼布恩于四

海天下敬之當世之豪傑也將軍可請本初
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視公孫瓚如兒戲
耳韓馥卽差別駕閔純去請袁紹長史耿武
諫曰長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孩在
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
事委之此是引虎入羊群耳馥曰吾乃袁氏
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人尚擇賢者而
讓之諸君何嫉妬焉耿武等皆歎曰冀州休
矣其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閔純伏

於城外以待袁紹數日請紹至。耿武閔純拔
刀而出欲刺殺紹。紹車前顏良立斬耿武文
醜。砍死閔純。紹入冀州以馥爲奮威將軍。安
民用賢以田豐祖授許攸。逢紀分掌事務。盡
奪韓馥之權。馥欲悔時手下無一人矣。馥怨
袁紹棄下老小單馬去投陳留太守張邈。却
說公孫瓚知袁紹已霸冀州遣弟公孫越來
見袁紹欲分冀州。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別
有商議。越辭紹歸行不到五十里道傍引出

一彪軍馬口稱曰是董丞相家將也亂箭射
死公孫越。從人逃命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
公孫瓚大怒曰汝教我起兵奪韓馥就裏取
事如此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
不報盡起本部軍兵殺奔冀州來。紹知瓚兵
來領一軍出二軍會于磐河之上。紹軍於磐
河橋東布陣瓚軍於橋西布陣。瓚乃立於橋
上大呼曰替義之徒何爲不見紹亦策馬至
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可守冀州願讓與吾

爾何不平耶。瓚曰：昔日洛陽以汝爲忠義之人，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俸之徒。尚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袁紹大怒曰：誰可以擒之？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當抵不住，撥回馬便走。文醜乘勢追趕過橋，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逕入中軍，如入無人之境。往來在陣中追趕瓚，手下健將四員齊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奔逃，文醜

直將公孫瓚趕出陣後山谷而逃。文醜縱馬厲聲大叫：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墜地，披髮縱馬，却轉草坡。其馬前失，瓚翻身墜於坡下。文醜急燃鎗來刺，看看來近草坡左側，轉出一將，馬上雖無鎧甲，攔鎗直取文醜。兩馬相交，花錦相似。公孫瓚扒暗上坡去看，那箇少年大戰文醜五六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趕去。公孫瓚卞下土坡，問少年姓名，其人身

長八尺濃眉大眼濶面重頤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瓚曰公自何來救我一命雲曰某本袁紹轄下之人今見袁紹無匡扶救民之心特來相投不期此處相見瓚執雲手曰聞貴郡之人皆願傾心以投袁紹公何獨回心見某也雲曰方今天下訥訥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非特替袁氏以投明主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次日一色白馬二千疋

哨到界橋布成陣勢瓚將軍馬分作兩隊列於步兵之側勢如羽翼左右馬五千餘疋其中大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與羌胡戰盡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將軍羌胡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多紹令顏良文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分作左右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左在右者射公孫瓚右中間麴義引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圓陣於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瓚初得趙雲不信心

腹另領一軍在後。瓚遣大將嚴綱爲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豎大紅圈金線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擂鼓。直到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號令勿動。嚴綱鼓譟。呐喊直取麴義。義見嚴綱軍到。皆伏而不動。彷彿有數十步遠。一聲砲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綱急待回。麴義拍馬起刀。斬嚴綱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軍欲來。被顏良文醜一齊射住。中軍並起。直殺到界橋邊。麴

三國志

卷二

十八

義馬到先斬執旗將公孫瓚。見砍倒繡旗。戰麴義不退。回馬下橋而走。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一將引五百軍不動。挺鎗躍馬直取麴義。乃常山趙子龍也。截住麴義。戰到十餘合。一鎗刺麴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軍東西亂擺。雲在前。瓚在後。迺殺入陣。後袁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此紹不準備。只引帳下持戟軍。

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與田豐在馬上呵
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有趙
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悉射瓚軍團團圍定田
豐對紹曰矢如雨下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
紹以堦墜撲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鬪死
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
衝突不入後而袁紹大隊掩至瓚同趙雲回
左頰良軍到三路併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
重圍復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又趕過橋落水

死者不計其數兩邊軍盡投河中屍首填平
袁紹當先趕過橋不到五里山背後閃出一
彪人馬來爲首三員大將飛馬而來中間掣
雙股劍的是劉玄德上首使青龍刀的是關
雲長下首挺丈八蛇矛的是張翼德在平原
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是日正
逢袁紹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袁紹驚
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絲韉忙挽
急要逃回不知性命如何

孫堅跨江戰劉表

衆將趕來死救袁紹過橋去了。公孫瓚收住軍馬，衆人歸大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狼狽，是兩物，短每行常驚，兩狼狽，則不教與趙雲相見。能動今言，顛倒失措。曰：狼狽，則不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愛敬，便有不捨之心。却說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陣遂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說此事，李儒來見董卓。董卓自到長安，自稱太師，位居諸侯之上，出入乘金花皂

蓋車。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乃當今之豪傑，見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奏知天子，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百里再拜奉詔。岐在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

馬太傅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雲開，見日何幸。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

武之實親俱性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為榮
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
之眷而瓚之幸也

紹得書甚喜次日馬趙二人到瓚營各宴數
日送二人還朝瓚表玄德平原相朝廷准奏
瓚班師回趙雲與玄德分別玄德執雲手垂
淚不忍相離雲嘆曰某曩日將謂公孫瓚乃
當世之英雄今觀所為袁紹等輩耳玄德曰
將軍且堅心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玄德

三國志

卷二

遂回平原公孫瓚同趙雲去了却說袁術在

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一使逕來求馬千

匹紹不與一騎術大怒自此兄弟不睦又遣

一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不與一

粒術恨之密遣人遺書與孫堅書曰

曩日奪印截路乃吾兄袁紹之謀也今紹

又與表相議起兵襲公江東吾不忍言公

可速興兵取荆州吾當與助夾攻袁紹汝

得荆州吾取冀州切勿慢也

皇得書曰。因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又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商議。程普曰。袁術多詐。其言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讐。豈望袁術之助手。於是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五百餘隻。多裝軍器糧草。大船戰馬。尅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知。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侍立左右。表曰。今孫堅報讐。恨將及起兵。奈何。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蓋

部領江夏之兵爲前驅。主公率荆襄之衆。作援。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耀武揚威乎。表用其謀。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之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統。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妹孫堅次妻亦生一兒。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孫靜。字幼臺。堅臨登程。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

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
方始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
兄詳之堅曰非汝所知也吾誓縱橫天下濟
世安民有讐不報豈可握手而待死也遂不
聽諫長子孫策曰願隨父親同往堅曰此子
自幼英氣過人可隨我領兵權與叔父善保
江東策上船前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於江
邊布精兵于後見船傍畔亂箭俱發堅令諸
軍不可亂放一箭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

連三日船數十次傍畔黃祖軍箭盡絕却拔
船上所得之箭十數萬枝當日正值順風堅
令衆軍上一齊放箭畔上支吾不住喊聲大
舉南軍營畔程普黃蓋分兵兩路直取黃祖
營寨背後韓當於中大進三向夾攻祖兵大
敗棄樊城而走堅令兵追襲黃祖走鄧城堅
令黃蓋守住船隻堅直取黃祖黃祖引軍出
迎布陣於野孫堅列成陣勢引衆將出在門
旗之下孫策也全副披掛挺鎗立馬於父之

側黃祖引二將出馬一箇是江夏張虎一箇
是襄陽陳生這兩箇當初反在江夏後降劉
表以爲上將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
侵犯漢室宗親之境界耶言罷張虎拍馬手
撚銅叉而出堅大怒曰誰能斬此賊將韓當
應聲而出兩騎相交戰三十餘合勝負未分
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挺鎗出陣要來雙鬪
孫策在父後望見按住手中鎗扯弓搭箭正
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倒逸陳生

墜地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箇腦袋
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黃祖棄却頭盔
戰馬雜于步軍內逃命孫堅掩殺敗軍直到
漢水上面撥黃蓋船隻放於漢江黃祖聚敗
軍來見劉表說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議
曰黃祖兵敗挫動銳氣兵無戰心只可深溝
高壘以避其鋒却潛令人求救於劉紹此圍
自可解矣瑁曰子桑榭浪之言真拙計也
臨城下將至壕邊豈可束手而待其死某雖

不才愿請軍出陣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
出襄陽城外於峴山布陣孫策將得勝之
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
妻之兄也誰與吾擒之程普挺鐵脊矛出馬
與蔡瑁兩馬相交戰不到數合蔡瑁逃命奔
回陣中堅驅大軍殺得屍橫遍野敗軍跟隨
蔡瑁逃入襄陽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
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忍加刑
人報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蒯良一面撥

兵固守城池一面寫告急文書令人去投袁
紹且說孫堅打城數日不下忽一日狂風驟
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程普曰此不祥之
兆也逕來帳下見孫堅曰中軍帥字旗竿被
風吹折於軍不利也可暫班師堅曰吾累戰
累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斷旗竿
而罷兵韓當曰此旗乃軍中之主亦不可輕
易堅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方今隆冬朔風
暴起折斷大旗何足為怪吾平生用兵不信

此等異事只理會得攻城却說城中蒯良來對劉表言曰其夜仰觀見一將星欲墜地以分野度之必應孫堅也上表紹書已寫就主公當問誰可突圍而出表問之階下一人應聲而出表視之得將呂公也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馬軍五百多帶能射者汝衝出陣去可奔峴山他必將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埋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週旋引到埋

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斬將降兵放起連珠號砲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趨程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蒯良調撥四門聽號接應當夜黃昏城上望東角無甚人馬密開東門縱呂公軍馬出城到前寨逕過去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飛星趕到東南角時軍士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報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

來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
快單騎獨出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
回人馬來戰孫堅交馬一合呂公便走閃入
山路來堅拍馬追趕呂公見路交雜不知去
處堅欲上山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俱發
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於峴山之
內壽至三十七歲時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
辛未十一月初七日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
盡殺放火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削越蔡瑁

分投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
聲大震引水軍殺來正迎黃祖交馬二合生
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逢呂公
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于
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
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
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擡入城請賞孫策
痛哭衆將俱各號泣不止策曰父屍在他處
安得回屍鄉里黃蓋曰今已活捉黃祖在此

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
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一面舊識
某今便行策令桓楷上馬到城中見劉表具
說其事表曰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
速放黃祖吾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桓楷拜
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吾有一言
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楷然後用
計計道甚的桓楷性命還是如何

司徒王允說貂蟬

三國志卷二

二十八

蒯良出曰方今孫堅已喪江東無主堅子皆
幼不能歷事可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兵江
東一鼓而可得也若付屍還策容回南郡養
成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
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之輩而取萬里
之上此乃大丈夫之所為也表曰吾與黃祖
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
屍換黃祖黃祖得回孫策迎接靈柩掛孝回
軍兩邊罷戰回至江東做孝已畢葬父于曲

阿之原策辭墓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由已
待人因此四方有才德者漸、畏之却說董
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心腹除却一
患也問其子多少年紀答曰十七歲卓曰何
足道哉自此董卓自號為尚父音出八僭天
子之儀仗封弟董昱為左將軍鄴侯兄子董
璜為侍中總領禁軍不問宗族長幼皆封列
侯男女懷抱中便以金紫爵位與之差二十
五萬人夫築郿塢與長安城郭一般高下厚

薄周回九里郿塢離長安二百六十里塢蓋
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美貌女
子年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八百人充作婢
妾鳴內積金玉彩帛珍珠不知其數卓常云
吾事成當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養老省
臺公卿但見卓出皆拜於車下朝廷舊臣宰
盡皆委用此是蔡邕之荐也忽一日御史中
丞皇甫嵩拜於車下卓曰皇甫義真今日眼
我乎嵩答曰安知明公位至於此卓曰鴻鵠

固有遠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與明公皆鴻鵠不意明公化爲鳳凰耳卓大笑曰義真怕我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度方至誰不敬耶若爲酷法嚴刑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又笑卓家屬皆在郿塢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拜於橫谿門外於路設帳幔常與公卿聚飲一日北地招安降士數百人到來卓出橫門百官待送卓留飲宴却將軍士數百人於坐前或斷其手足或繫

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皆未死於酒卓几前反復掙命百官戰慄失筋卓飲食談笑自若百官告散卓曰吾殺友心者何怕之數日前太史院稟卓曰黑氣冲天大臣有災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腦揪司空張溫下堂百官失色卓曰太史昨言大臣有災原來應在此人身上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溫頭入獻

卓令呂布勸酒每人面前將頭呈過百官竟
不附体皆面面相顧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溫
結連袁術欲圖害我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
吾兒奉先處故斬之以夷三族汝等於吾孝
順故不害之吾天佑之人害吾者必敗衆官
唯々而已當晚皆散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
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策杖步出後園
仰天垂淚沉吟立于荼蘼架側忽聞有人在
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

三國志卷二

三

舞美人貂蟬女也其女自幼選入充樂女允
見其聰明教以歌舞吹彈一遍百達九流三
教無所不知顏色傾城年當十八允以親女
待之是夜允聽良父喝曰賤人將有私情耶
貂蟬大驚跪於允前答曰賤妾安敢有慕私
情允曰汝不有所私何夜深於此長歎貂蟬
曰妾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實實告
我貂蟬曰妾賤軀自幼蒙大人恩養訓習歌
舞未嘗以婢妾相待作親女視之妾雖粉身

碎骨真報大人之萬一妾見大人兩眉愁鎖
必有國家大事妾不敢問解大人之憂今晚
又見大人行坐不安因此長嘆不想大人窺
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
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隨我到書閣中
來貂蟬跟允到閣中允盡叱出婦妾允教貂
蟬於中端坐叩頭便拜貂蟬驚倒伏地曰大
人何故下拜賤妾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
言訖淚如湧泉貂蟬曰適聞賤妾曾言但有

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
危君臣有壘卵之難非汝不能救也貂蟬再
三拜問允曰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
無計可施董卓下有一義兒姓呂名布有萬
夫不當之勇我觀二人皆溺於酒色之徒今
欲用連環之計先將汝許嫁呂布然後獻與
董卓汝於中取便謀問他父子分願令布殺
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
也不知汝意如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

辭望獻出到他處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
漏我當滅門矣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
大義死於萬刃之下世世不復人身允拜謝
而密之次日王允有家藏明珠數顆令匠者
嵌金冠使人密送呂布布得之大喜候朝畢
逕到王允宅致謝允料布必來允備嘉穀美
饌好酒細果等候呂布至允出門而接接入
後堂讓之高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士耳
司徒乃朝廷老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

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
敬將軍之才德布大喜允慇懃敬酒只稱董
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酒至半酣曰布早晚
亦望司徒於天子處保奏允曰將軍言者差
矣允專望將軍於太師前提携終身不忘大
德布大笑而暢飲允教左右退去只留侍妾
數人勸酒允曰喚孩兒來與將軍把盞少頃
二青衣丫髻引貂蟬到席前再拜布問曰何
人允曰小女貂蟬也無可敬將軍當出妻見

于貂蟬與呂布把盞目不轉睛允推醉曰孩
兒央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家全靠將軍哩
布請貂蟬坐蟬要回允曰將軍吾之恩人也
孩兒就坐何妨又飲數盃允立脚不牢仰面
大唉曰吾欲將小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
否布跪謝曰布願効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
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貂
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允曰本留將軍止宿
但恐太師見疑實是不敢令貂蟬回允送布

上馬布謝而去允是夜與貂蟬曰天下百姓
之福也早晚請太師汝却以歌舞待之貂蟬
應諾次日允在朝堂見卓傍却無呂布允伏
地拜謝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
審鈞意若何卓曰司徒乃國家之大老既然
來日有請當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
廳正中設坐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次日
巳時分人報太師來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
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廳

分列兩傍如霜似雪允於堂下再拜卓命扶
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魏、伊尹周公
安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致敬之情甚
厚於天子天色漸晚卓酒半酣允請卓入後
堂卓命甲士休進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
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到此盡矣太師
功德震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
天心人意也卓曰安敢望此允曰天下者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自古有道伐

三國志卷三

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咲曰果然天
命歸吾司徒當為元勳允拜謝堂中點上花
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進曰教坊之樂不
足以供奉鉞頰輒有草舍女樂敢承應乎卓
曰深感厚意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絲纒簇捧
貂蟬舞於簾外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
內深、再拜卓曰此女何人也允曰樂童貂
蟬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手執檀板低謳
一曲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擎盃殫

香舌吐真詞
玉唱陽春
玉唱陽春
玉唱陽春
玉唱陽春

曰春色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整二旬卓喚曰
直神仙中人也允再拜曰老臣欲將此女獻
主人未審肯容納否卓曰美人見惠何以報
德允曰此女得待主人其福不淺卓曰尚容
致謝允曰天色已暮先備檀車送到相府卓
起身奏謝車輒已起便送貂蟬先行允拜送
董卓直到相府卓命允回乘曰馬前列侍五
七人離府行不到百餘步遙見兩行紅紗燈
籠照道燈影中一人手執方天戟馬上坐着

呂布半醒半醉正與王允撞見布見王允就
馬上輕舒猿臂一把揪住衣襟睜圓環眼玉
掣腰間寶劍指允言曰汝既以貂蟬許我今
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手起劍落性命如何

鳳儀亭布戲貂蟬

呂布當街攔着王允心中大怒罵曰老賊怎
敢戲我哉允恐止曰此非說話處同到草舍
布隨允到家下馬同入後堂允曰將軍何故
反恠老夫耶布曰有人報我你把檀車送一

女入相府非蟬何允曰將軍原來不知布曰
我豈知就裏允曰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
夫道我有一件事明日到你家允因此準備
小宴等候太師到飲宴中說我聞你有一女
子名喚貂蟬以許奉先我恐你不准誠特來
上門告肯老夫見太師自到安敢少違隨引
貂蟬拜了董公太師曰今日良辰汝可
與吾作一大宴配與奉先以助一笑將軍尋
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

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荆允曰小女有些
粧奩首飾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而
去當夜卓幸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布在府
下打聽絕無聞音耗迳入堂中尋問諸侍妾
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
布潛入卓卧房後窺之貂蟬起於窗下梳頭
忽見窗外池中照一人影極長大頭有束髮
冠偷睛視之見呂布潛立于池畔貂蟬感雙
眉做憂愁不安之態復以香羅頻掩淚眼呂

布竊視良久乃出沉吟思忖未得真實少頃
布入卓坐于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
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繡
簾內一人往來觀觀須臾微露半面以目送
情布知是貂蟬神意蕩漾卓見布語言不順
頻那身迎裏面望乃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心
中愈疑到家妻見布情緒不佳問曰汝今日
莫非被董太師見責來布曰太師安能制我
哉妻不敢問布自此心在貂蟬身上每日逕

進府堂不能一見董卓自紉貂蟬後情色所
迷月餘不出理事貂蟬無非於枕前席上殫
雨尤雲董卓合休自然迷戀時值春殘卓染
一小疾貂蟬身不解帶曲意阿從卓心愈喜
卓睡布立於牀前貂蟬於牀後探半身望布
以手指心而不轉睛布以點頭答之貂蟬以
手指董卓強擦淚眼布心如醉卓朦朧雙目
見布動靜猛扭回身視之見貂蟬於屏風後
立卓大怒叱呂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

右逐之。今後不許入堂。呂布大怒懷恨而歸。府人報與李儒。慌忙入見卓曰：「太師何故責於奉先？」卓曰：「因竊戲吾愛姬，吾故逐之。」儒曰：「太師與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而責之？」如溫侯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以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次日喚人請布入後堂。卓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不知所言，有責於汝，勿記心來。」日休離左，右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曰：「大人見怖。」

布何敢恠焉。自此再入堂中，略無忌憚。卓疾稍愈，因有貂蟬，不日郡塢。每入朝，呂布手執畫戟，乘馬於車前。及至殿前，下車帶劍上殿。布執戟立於階前，百官拜伏於丹墀。左右拱聽約束。朝退，布乘馬於前，引導。是日布引卓來到內門階，略住少時，見卓與獻帝共談。呂布慌提戟出內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於道傍。提戟入後堂，尋見貂蟬。貂蟬見布尋覓，慌忙出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

來布提戟逕往立于亭下。曲欄之傍。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游與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生之女。待之若神珠玉顆。一見將軍大人。肯許妾已平生願足。誰想太師起不仁之心。將妾滿污。恨不得死耳。今將軍表妾誠心。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絕君念。言畢。手攀曲欄。亭荷花池。便跳。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又矣。恨不能勾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

能與君為妻。願相期於後世。布曰。我今生不能勾與汝為妻。非世之英雄也。貂蟬曰。妾度日如年。愿君憐憫而救之。布曰。我在內庭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提戟轉身。貂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天日之期也。布立住曰。容我思忖一計。共你團圓。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轟雷灌耳。以為當世一人而已。誰思反受他人之制。乎說訖。淚如雨下。兩箇偎、倚、不忍相離。

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顧不見呂布心下甚疑
卓上車回府見布馬拴於府門問吏荅曰溫
侯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遙入後堂中尋
覓不見又無貂蟬問侍妾侍妾曰溫侯却纔
執畫戟至此不知何在卓尋入後園見呂布
倚戟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卓走至跟前大喝
一聲布回頭見卓大驚卓奪下呂布手中戟
呂布便走卓趕來呂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
上卓提戟來刺呂布手起一拳打戟落於
草中卓拾起戟趕來布已走五十步遠卓趕
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
於地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允授計誅董卓

原來李儒到相府門見從人言曰太師大怒
去尋呂布儒慌趕入時見呂布奔走曰太師
殺我儒急奔入正撞董卓倒於地上儒急扶
卓至書院中再拜曰儒實爲社稷之計衝倒
恩相死罪死罪卓曰何耐逆賊玩弄吾之愛

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若矣。昔日楚莊王宴諸侯，令愛姬勸酒，忽狂風驟起，盡滅其燭。坐上一人抱愛姬，手揪冠上纓，告知莊王。莊王曰：酒後也，命取金盤一面，盡絕其纓。然後秉燭，名其會曰絕纓會。正不知戲愛姬者何人也。後莊王被秦兵圍住，見一大將殺入陣中，救出莊王。王見其人身帶重傷，問之，荅曰：臣乃蔣雄也。昔絕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荅報。太師何不鑒絕纓之德，就此机

會以貂蟬賜呂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也。董卓方回，嘆作喜曰：汝可說與呂布，吾以貂蟬賜之。儒曰：漢祖以黃金二萬賜陳平，逐興大業，今日太師之所為，止類此。儒謝而此卓入後堂，喚貂蟬而問之：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貂蟬泣曰：妾將謂溫侯是太師之子，回避之。這廝提戟趕來，到儀鳳亭邊，安欲投荷花池。這廝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欲將汝送與呂布，何如？貂蟬

曰妾身已事大貴今欲與家奴妾寧死不辱
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奪劍而擁抱曰
吾戲汝貂蟬哭倒於卓懷曰此必是李儒之
計也儒與布厚交故設此計卓曰我安能捨
汝耶貂蟬曰只恐太師不與妾為主卓曰吾
寧捨性命必當保汝貂蟬泣謝曰但恐此處
不宜久居必被呂布之害卓曰吾明日和你
歸郿塢去受快樂貂蟬曰塢中可居否卓曰
城中有三十年糧食門外列數百里軍兵成

三國志卷三

四三

事則你爲貴妃不成事則你亦爲富貴之妻
也慎勿憂慮貂蟬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
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變色曰汝之
妻肯與呂布麼儒曰主公不可被婦人所惑
卓曰甚婦人能惑我心貂蟬之事再勿多言
言則必斬李儒仰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婦人
之手矣卓命左右逐出李儒收拾軍馬今日
便還郿塢百官俱各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
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

如痛哭之狀卓卓已去布緩轡於土崗之上
望檀車而泣呂布正望之間背後一人在馬
上云溫侯何故遙望發悲耶布視之乃太原
祁郡人也姓王名允字子師布曰吾爲公女
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尚不與將軍布曰老賊
自寵幸久矣允掩其面曰此禽獸之所爲也
布將上件事一一告允允曰同到敝處商議
布隨入城到允宅前在馬入密室允置酒款
待布布怒氣轉添王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

將軍之妻誠可爲天下之笑端非笑太師笑
允與將軍耳允老竊醋無能之輩不足爲道
可憐將軍半世之英雄耳布就氣倒於地上
允慌急救之曰老夫語失將軍息怒布曰誓
當殺此老賊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曰將軍
勿言恐累及老夫允族皆死布曰大丈夫生
居天地之間豈能齷齪父居人之下乎允曰
以將軍之才過韓信百倍信尚爲王將軍豈
可久作溫侯乎布曰吾殺老賊奈是父子之

迫恐惹後人議論允大天曰將軍自姓呂自
自姓董執戟之時豈有父子之情耶布奮劍
大怒曰非司徒之良言則布亦被老賊之害
矣允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名
萬古不朽將軍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史官下
筆罵名萬代布隨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
疑允曰但恐事又不成反招大禍布拔帶刀
刺臂出血爲誓允跪謝曰漢天下四百餘年
皆出將軍之賜也天子已有密詔將軍宜懷

之切勿洩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然領
諾而起允卽請僕射荀士孫瑞司隸校尉黃
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
言語者往郿塢請卓議事伏甲兵于朝門之
內引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
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近日好生怨卓不與
陞用令布說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布
共議布曰昔日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
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兄

董卓專權肆不仁
多珥諸葛隆中臥

侍中何子竟亡身
安肯偷生事亂臣

佳讓誅東卓又博諸侯出卓名
九廿箱而三誅卓
卓死向曾肯羅文

說呂布投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不仁不義，上欺天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戮。汝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如見司徒，有言一齊下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汝意若何？

肅曰：吾亦要除老賊。久矣。恨無牙爪。今天賜也。遂折箭為誓。允曰：汝若幹事，豈愁顯官？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入報天子有詔。卓曰：教喚入來。李肅入再拜訖。卓曰：天子有甚詔制？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

央殿，待將天柱讓與太師。故有此詔。肅知此事，飛馬而來拜賀。主上卓曰：王允何如？肅曰：王司徒已差修築受禪臺。士孫瑞已草詔，只等主上到來。卓大咲曰：吾夜來夢一龍罩身，今日得此佳兆，時節不可錯失。便命大排車馬回京。肅曰：願主上聖拱萬年。肅之十孫有賴矣。卓曰：吾若登基，汝為執金吾。肅拜謝稱臣。卓臨行，與貂蟬曰：吾昔日許汝為貴妃，今番失矣。貂蟬謝卓入辭母。母年九十有餘，母

曰吾兒何往。卓曰：兒今去長安順受禪，母親早晚爲太后也。母曰：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李肅曰：爲萬代國之祖母，豈不預有警報。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數千軍兵，行不到三十里，車下忽折一輪，左右扶住卓，教牽過道遙，玉面馬來。卓整衣上馬，又行不到十餘里，玉面馬嘶嘶，若何肅曰：斷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若何。肅曰：乃太師應紹漢禪，棄舊而更新也。卓曰：心腹

人所見甚明。次日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卓至城外，百官出迎。王允、黃琬、楊瓚、淳于瓊、皇甫嵩皆伏道傍稱臣，言天子來日大會未央殿，有推代之議。卓令百官回來，日平明朝下迎接。呂布入賀曰：大人來日當齋戒沐浴入城，以代萬世不磨之基業。卓曰：吾至九五汝當總督天下軍馬，布謝就帳前宿。是

夜聞數十小兒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
歌曰千里草何青十日下猶不生歌罷聲
相悲切卓問李肅曰童謠何吉凶肅曰亦只
是言劉氏滅董氏興之意卓曰肅之言是也
次日清晨擺列入城卓在車上見一道人素
袍白巾執一長竿上縛布一丈大書呂字
問李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心恙之人也
將士推之道人倒於地上肅命拖在一
進內前群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肅手執

劔扶車而行到北掖門

掖門宮中小門在正門之側者如左

典軍兵各當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大餘人

同入董卓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前卓

大驚問肅曰持劍者是何意肅推車輪王允

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而傍轉出百餘

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臂墮車卓

大呼曰吾兒呂布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

曰有詔討賊一戟直透咽喉李肅卓割頭在

手布右手持戟左手懷中取詔曰奉詔討賊

臣董卓餘皆不問。將吏內外皆呼萬歲拜伏在地。卓死時年五十四歲。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壬申四月二十二日。史官有詩嘆曰：董卓遷都漢帝憂生靈，滾滾喪荒坵。狗啣骸骨勛猶動，鴉啄骷髏髑髏血尚流。郿塢追覓憑李肅，宮門取命有溫侯。奸雄已喪戈矛下，直到如今罵未休。

呂布曰：令董卓欺君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而出，朝門外發喊，報道李儒家奴

三國志

卷二

四九

已自綁縛獻來。王允曰：卓賊家屬盡在郿塢，誰去誅殺？呂布曰：某願往。允教皇甫嵩、李肅一同呂布前去。布領兵五萬人，飛奔郿塢來。當初董卓有四員心腹猛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三千飛熊軍守郿塢。按月內大請大受。當時聽知董卓已死，呂布領大軍奔郿塢來。四箇慌領軍殺上涼州去了。呂布到郿塢先取了貂蟬，送回長安。皇甫嵩云：內有八百良家女子，盡作一處。其餘但是董卓親屬，不分

老幼盡皆誅斬。卓母九十有餘，慌出告曰：「不饒我一命，言允未絕，頭已落地。宗族被誅者，男女一千五百餘人，收得塢內所藏黃金二萬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繡綺羅珠翠玩好，堆積如山，倉中米糧八百萬石。允令一半納官，一半犒賞。卓士殺董卓之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號令卓屍於通道，卓極肥胖，看屍軍士以火置臍中，以爲燈光，光明照達旦，膏流滿地。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於碎爛，將李儒

綁在街市，令百姓過之，爭啖其肉。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歡忻，歌舞於道。男女貧者盡賣衣裝，置酒肉相慶。曰：「我等今番夜卧，皆可貼床席也。」卓弟旻、兄子璜等皆懸四足於城市。但是卓門下阿附者，皆下獄死。王允會大臣作太平宴於都堂，忽人報曰：「有一人身伏卓屍而哭。」允大怒曰：「長安士庶皆相賀慶，是無人敢如此也。」速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推至筵前。

李傕郭汜寇長安

衆視之。乃侍中蔡邕也。無不驚駭。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於漢。汝爲漢臣。世受重恩。不思協力同心。而誅反賊。反傷悼乎。邕伏罪曰。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邕。豈敢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辭。謬出於口。身雖不忠。願典首刎足。繼成漢史。滿座公卿。皆惜邕之才。盛力救之。太傅馬日磾密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

漢史爲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此乃失人之望乎。王允曰。不然。昔漢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謗書留于後世。方今國祚終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於聖德。使吾等蒙其訕議。日譚無言而退。謂衆官曰。王公所爲。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此是日。瞬允遂將邕下獄中。縊死。當時士大夫聞邕死。識與不識。盡皆流涕。邕哭

卓屍固自不是殺之非罪雖然士大夫亦當
擇主而事焉且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共逃
居陝西使人往長安上表告赦王允曰卓之
過惡皆是四人以助之可大赦天下獨不赦
此一校軍馬人回報催催曰求赦不得各自
逃生軍中謀士賈詡諍曰諸公若棄軍單行
則一亭長能縛君耳不若起陝西軍士殺入
長安與董卓報讐專濟秦國家以正天下若
其不勝走亦未遲催等曰然遂流言於西涼

州曰王允皆欲洗淨此方之人人皆信從不
及半月聚衆十萬軍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
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引兵五千人欲
與六人報讐李傕先使牛輔爲前驅四人陸
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兵來請呂布商議布
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
將兵出迎肅曰某願當先討賊呂布令提兵
前進正與牛輔相戰輔敗走肅盡了一陣當
夜二更牛輔來劫李肅寨肅軍亂竄肅走三

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呂布大怒曰汝
敗敗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肅已死三
軍畏呂布法度皆有變心布自負剛恃勇鞭
撻士卒軍心已離次日呂布進兵牛輔來迎
量輔如何敢與呂布對敵牛輔遂大敗而走
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輔曰我素
知呂布驍勇必不能敵不如暗藏金珠與親
隨三五人棄了敗軍自去胡赤兒應允是夜
輔與赤兒隨行三人各帶金珠棄營而走將

渡一河赤兒欲謀金珠殺死牛輔將頭來獻
呂布布問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
奪其金寶布怒將赤兒等盡誅之引軍前進
正迎李傕軍馬兩陣圓處呂布觀李傕等如
無物挺戟躍馬直衝過來傕部下將士如何
可當傕軍大亂退走五十餘里守住山口請
郭汜張濟樊稠商議傕曰呂布勇猛雖不可
當智謀不足爲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
他斲殺郭汜可領兵抄去布後日夜攻擊效

彭越。搃楚之法。鳴金進兵。播鼓收兵。呂布兩下不相顧。張濟樊稠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呂布首尾救應不迭。必然大敗。衆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兵搃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催退走去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陣後郭汜軍殺來。布急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鎗聲響處。布軍未收。催又來戰。未及對敵。背後郭汜軍又殺來。及至呂布回播鼓收軍去了。或是半夜。或早。或晚。郭汜又背後

搃亂前。回李傕不時搃戰。呂布欲戰。不得長安。城中飛報呂布。張濟樊稠兩路軍殺來。城下無人可當。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軍多有投順李郭者。因此呂布失勢。比及到長安城下。四下軍兵雲屯霧集。圍定城池。曉夜攻打呂布。但引軍衝出一聲喊起。都往李傕軍中投拜。布心甚憂。圍及十日。董卓下部曲李蒙王方在城中守把。獻了城池。四路軍一齊擁入。呂布左攔右突。當攔不住。引

數百騎往青瑣門外。布呼王允曰：賊兵勢急，切難抵敵。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者，吾之愿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布勸王允死，不肯去。但見各門火燄竟天。呂布棄却妻小，引百餘騎飛走出關，投奔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放火殺人。淫人妻女，無所不為。太常卿種彥拂引家奴數人與賊死戰，亂箭射死於南宮掖門。太僕魯道黯、大鴻臚周與、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近侍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與軍士同呼萬歲，獻帝倚樓而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欲何為乎？李傕郭汜叩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王允設謀而殺之。臣等特來報讐，非敢造次。但見王允臣便退兵。王允在帝側聞之，奏曰：臣本為

社稷之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廢國
家臣請下見二賊以舒國難帝徘徊不忍允
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
李催拔劍向前叱之曰董太師有何罪惡你
設謀殺之允曰董卓之過彌天巨地不可勝
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豈得無罪
乎郭汜大怒曰太師有罪我等有何過德
不原赦也二賊手起把王允殺于樓下

論曰士雖以正立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

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此之時
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爲寡者知其
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
不爲苟昌伺間不爲狙詐及其謀濟意從
則歸成於正也

王允被害宗族數十人斬於市城中老幼但
知者無不下淚焉李催郭汜尋思道這里不
殺天子奪取漢朝更待何時二賊仗劍殺入
內來漢天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暉郭汜殺樊稠

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諸侯不服且留爲主黷諸侯入關先去其手足殺之未遲天下自然屈我等也李郭曰然按兵不動縱容軍士在城中擄掠帝在樓上與李郭曰王允已伏其誅軍馬何故不退李郭曰雖已報讐果蒙恩赦故軍不退帝又問李郭李郭曰臣等力扶漢朝未蒙賜爵帝曰任卿所欲寡人封之李郭

三國志卷三

五七

寫職銜入朝勒要如此官品帝卽從之李暉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郭汜爲後將軍假節鉞任其行事也同秉朝政樊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弘農今河南府州其餘王方守蒙等各爲校尉然後謝恩了方始領兵出城禁住劫掠李郭等追尋董卓屍首但獲得些小皮骨用香木雕成董卓形體入設祭祀修陳功德用王者衣冠棺槨富盛不可盡言選良

辰吉日遷葬郿塢。臨葬之後，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卓墓，提出棺外皮肉，皆爲粉碎。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葬皆廢，豈無天地神明乎？李郭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分付心腹人侍帝左右，看其動靜。如有不順者，皆斬之獻帝。此時度日如年，朝廷官員並由李郭陞降。當年李郭宣朱雋入朝，封爲太僕，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自西一路軍馬鎗刀如雪，霜旗旛飛，錦繡兵約有十餘萬。

三國志卷二

五八

飛奔長安而來。李郭探知，乃是西涼州太守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姓馬名騰，字壽成，并州刺史。韓遂二將領軍來誅李郭，使人暗地入長安來，與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爲內應，共謀李郭。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爲征西將軍，韓遂爲鎮西將軍，勅併力討賊。却說李傕、郭汜、張濟、樊稠一同商議，未有良策。謀士賈詡曰：「馬韓二軍遠來，利在速戰。若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彼兵不過。」

百日糧食盡絕自然遁去却引兵自後追之
二將可擒矣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愿借
精兵萬八千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摩下賈
詡曰若戰必敗李蒙王方曰若吾二人敗愿
獻六陽魁首賈詡曰汝若戰勝而回吾却輸
首級與汝各納下軍合狀詡曰長安西二百
里盤屋音周音頓山名山險路峻可以
屯軍張樊兩將軍堅壁守之李蒙王方引兵
於此隘口迎敵長安城中撥軍馬錢糧應付

三國志

卷二

五九

李郭大喜點起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
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八十里札住大
寨西涼州兵到兩箇引軍迎至西涼軍馬攔
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營而出李蒙王方
在門旗下大罵馬騰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
言未絕一將軍陣中飛出這箇少年將軍面
如琢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扶風
茂陵人也姓馬名超字孟起時年一十七歲
手持長鎗坐騎駿馬跑出陣前王方明欺馬

超年幼。躍馬橫鎗。逕來迎敵。兩般兵器。起處
戰不到數合。一鎗刺王方於馬下。馬超亦勒
馬回陣。李蒙見刺死王方。一騎馬從馬超背
後趕來。超已知道故意。俄延。蒙舉鎗擗入來。
馬超一頭閃在側邊。李蒙擗箇空。馬奔入來。
兩鞍相並。早挾了過去。初李蒙見王方被擗
死。蒙見超回陣。蒙後趕來。馬騰大叫有人暗
算吾兒。聲猶未絕。李蒙早被馬超生擒在馬
下。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韓遂殺散軍士。將李

蒙斬首。此是馬超第一場斬殺。西涼州得勝。
雄兵直逼隘口。下寨。李傕郭汜聽知。李蒙王
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重
用其計。只現會緊守關隘。從他擗戰。並然不
出。果然西涼州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尚議
回軍。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告變。言馬宇等外
連馬騰韓遂。欲謀內應。外合。李傕郭汜大怒。
盡收馬宇劉範种邵三家老小。良賤盡斬于
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馬韓寨前。號令馬騰韓

遂計議糧盡軍慌。內應已泄。不如早回。一面
退軍。李傕郭汜合張濟一軍趕馬騰樊稠一
軍趕韓遂。分兵起身。前軍已遠。後軍不會隄
備。張濟樊稠生力軍趕來。西涼軍大敗。馬超
在後死戰。張濟不敢去追。樊稠去趕韓遂。看
看趕上相近。陳倉遂勒馬回迎。樊稠而言曰。
故鄉之人何如此無情。樊稠也勒住馬而答
曰。上命不可違也。韓遂曰。天地反覆。未可知
也。吾此一來。爲國家。吾與汝同州之人。今雖

三國志

卷二

六

小失。後圖大會。萬一有不如意。還可相見乎。
樊稠回心拍馬向前。與韓遂耳語。而別。樊稠
收兵回寨。馬騰韓遂復回涼州去了。李傕兄
弟十人。別恨樊稠。見和韓遂耳語。回報其叔。
曰。樊稠追韓遂到陳倉。被韓遂叫聲。鄉人稠
立馬遂與共語。不知說甚。但見意愛甚密。李
傕大怒。便欲興兵討稠。賈詡曰。目今人心未
寧。頻動刀兵。深爲不便。但設一宴。請濟樊稠
言功。只消就席間擒而斬之。李傕深喜。便遣

人請張濟樊稠二將欣然赴宴飲酒將舞闌
李傕曰韓遂近有書來言樊稠欲造反何不
就此擒之稠大驚失色口未及言刀斧手擁
出斬頭於案下張濟俯伏於地李傕扶起而
言曰樊稠欲圖害吾故先下手汝乃心腹之
人何驚懼哉就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盡
權而別張濟回弘農去了李傕用賈詡為尚
書僕射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後為魏臣
李傕郭汜自戰敗西涼州兵詣侯莫敢與兵
三國志卷二
六二

賈詡累諫李郭使行仁義結納天下賢士李
郭順從之自是朝廷微有生意獻帝方始稍
安青州黃巾又起聚衆百萬頭目不等將兗
州牧劉岱殺訖劫掠良民太僕朱雋保舉一
人可破羣賊李傕郭汜問於雋曰衝要之地
非當世英雄莫能據也今黃巾鼎沸誰可安
之雋言出此人教天下不屬炎漢此人是誰
曹操與兵報父讐言

朱雋曰要破山東羣賊必須得曹孟德方可

李傕曰今在何處雋曰自揚州募兵漢陽破
賊攻于壽於武陽雋為黑山賊擊匈奴於內
黃皆獲全勝引兵于東郡權州事差人就
命曹孟德領兖州收山東羣寇可剋日而定
也李傕大喜星夜差人賞賞賜命東郡太守
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曹操領聖旨
會公鮑信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入
重地被賊所害屍首不知何處操追趕賊兵
直到濟北降者萬數操因得賊作前驅馬到

處無不賓服不到百餘日操招安到降兵三
十餘萬男女百萬餘口收到精銳者號為青
州兵其餘百姓盡皆屯田曹操自此威權日
重四方之士歸順者多此是初平三年冬十
二月捷書報到長安李傕加曹操為鎮東將
重模馳表稱謝操在兖州招賢納士有叔姪
二人來投操乃潁州潁陰人也其叔濟南荀
毗之子姓荀名彧字文若人稱王佐之才
時年二十九歲舊從袁紹見紹非成大事之

因此投曹操曹操一見遂與談論兵書戰策當世急務曹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以或為行軍司馬其姪乃漢末名士何進時曾拜黃門侍郎見董卓專權棄官歸鄉後與叔事曹操姓荀名攸字公選操以為行軍教授曹操得此二人朝暮講論不倦荀彧勸操納士招賢卑禮厚幣四方求之或曰某聞劉公有一賢士勝某十倍岱亡今日不知何在此人乃東郡東河人也身長八尺三寸美鬚眉目

二國志

卷三

六四

清秀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果得消息於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操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乃孤陋寡聞之士何錯荐於明公公之鄉中有一大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平彧問是誰昱曰潁川陽翟人也姓郭名嘉字奉孝彧乃孟省曰吾失弄計也遂啓操徵聘郭嘉嘉到兖州共論天下之事操言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嘉亦對人曰此真吾主也郭嘉焉

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惠人也智謀兼金武足備十三歲與母報讐手殺讐人頭拜墓前二十餘歲在揚州席間砍殺剛強鄭寶名聞淮海姓劉名曄字子陽操一見大喜曄荐出三人一箇是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一箇是武城人也姓呂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這兩箇名譽就以爲軍中從事滿寵呂虔共荐一人乃陳留平丘人也舊依劉表見表不明隱於魯陽姓毛名玠字孝先

曹操以爲從事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閑武藝出衆命爲點軍司馬操每日稱于禁之能夏侯惇引一大將來參見禮畢操與諸官皆大驚其人形貌魁梧身材雄偉操問之惇曰此人乃陳留人也姓與名章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十數人而逃竄於山中惇出射獵見一大漢逐虎過澗卽典章也收留軍中久矣今見主公論是

將才某故獻上操曰吾觀此人一表非俗必有智力惇曰幼年與友人劉氏報讐殺李永全家提頭直出鬧市數百人皆不敢近視今所使軍器兩枝鐵戟重八十斤臂上挾之飛馬刺人如同無物操不信惇令韋使之挾戟驟馬上下如飛操愕然曰真天神也吾若早知豈肯沉溺乎帳下一面大旗上下使絨繩牽之中有大漢挾執旗竿時值大風旗軍欲倒典韋向前唱退衆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

風中操曰此古之惡來也

惡來紂王時人極有氣力與韋比之

遂命爲帳前都督解身上細白錦襖駿馬雕鞍以賜之因此曹操勢大威鎮山東文有謀臣武有猛將翼衛左右共圖進取謀士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文武兼全有劉曄毛玠滿寵呂虔樂進李典武將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于禁典韋多有部下之人不及一一書名有青州精兵三十萬管領一應錢糧舊有一人乃河南中牟人也姓任名峻字伯達

曹操既領大軍屯劄兗州營寨所掌盡皆完備乃遣太山太守應劭往瑯琊郡取父曹嵩嵩自陳留避難隱居於此郡與弟曹德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乘百餘輛驢騾馬匹極多逕望兗州而來道經過徐州界太守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平生溫恭純厚人皆敬之謙知曹操勢大意欲結識正無其由聽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如父事之大設筵會住了兩日謙差都尉張

闔將部兵五百護送曹嵩老小前去闔隨車仗謙送出郭自回嵩前行到華費間時夏末秋分大雨驟至望華費間投一古寺宿歇寺僧三五人邀於方丈安頓宅眷張闔軍馬屯於兩廊雨濕衣裝軍士皆怨張闔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本是黃巾餘黨如今依傍陶謙無處採取錢物你們見押着車乘欲得富貴不難今夜三更只推賊到來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許多錢物同往山中落草却

不是好衆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在方
丈中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
被搦死於法堂曹嵩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
過墻走妾肥胖不能出來與妾躲於廝中被
亂軍所殺應劭引數十人出寺去投袁紹張
闔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烧寺與五
百人逃奔淮南去了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
士飛報操操聽知全家被殺遂哭倒於地夏
侯惇等救起曰此是陶謙縱容軍士如此可

令人問罪曹操切齒曰殺父之讐極天際地
如何不報吾起大軍盡赴徐州所轄之地草
木不留吾之願也留荀彧程昱領軍馬三萬
人守鄆城范縣東阿三縣其餘盡起教夏
侯淵于禁典韋爲先鋒操令但得城池盡皆
殺戮以雪父讐時陳宮爲東郡從事與陶謙
最好知曹操起兵報讐盡殺百姓慌忙星夜
前來見曹操想舊日之恩請入帳中亦不
賜坐宮曰今聞明公盡起大兵下徐州報讐

父之讐所到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
謙乃仁人君子非剛強好利之輩中間必有
緣故且州縣之民皆大漢百姓與明公有何
讐惡殺之不祥望三去思然後行之幸甚操
大怒曰汝昔時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相見
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汝與
陶謙有舊何敢阻我軍心宮默然而出口吾
亦無面目爲漢之官也馳馬來投陳留太守
張邈邈待宮爲上賓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

雞犬不留山無樹木路絕人行陶謙在徐州
聞曹操起大軍馬來報父讐仰天慟哭曰我
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人聞操
盡殺徐州之民四下郡縣百姓以孤徐州之
勢謙大罵張閻逆賊貪財遂害及生靈惡聚
衆官商議曹豹出口既曹操兵至豈可束手
待死某願助使君以破之衆官皆云豹言者
是也陶謙不得已引軍出境來迎謙望操軍
到時前面如鋪霜湧雪起於白旗中間靈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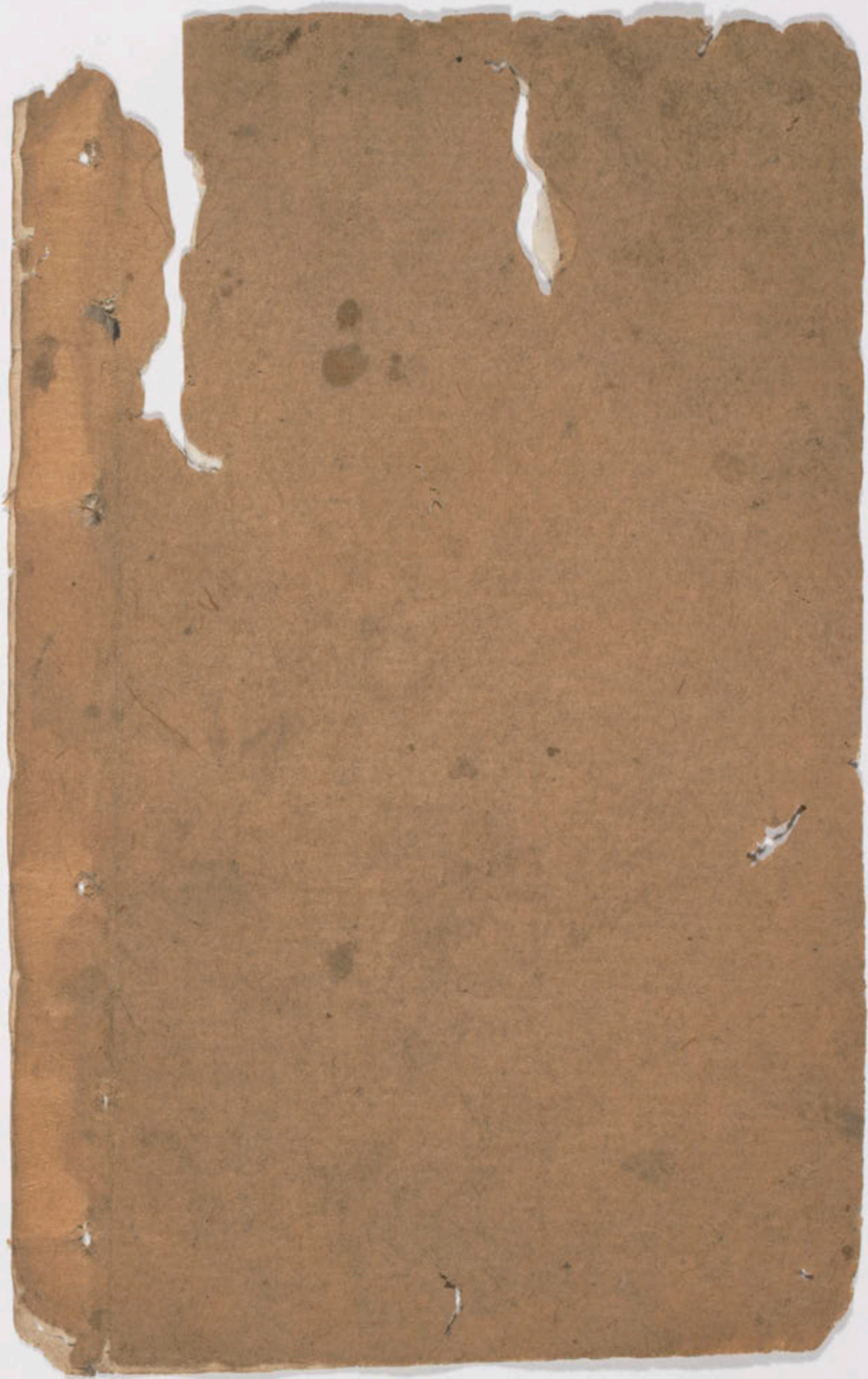
二首一書曹嵩名爵一書曹德靈魂大展報
讐雪恨二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
身穿縞素甲環花銀鎧含淚揚鞭大罵無端
賊徒敢傷吾父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馬上
欠身與操施禮曰謙本結好明公故托張闔
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
之故幸望明公憐察其情而恕之操大怒口
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享
祭靈魂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陣夏

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迎敵一馬相
交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折木拔樹軍執旗幡
盡皆括倒曹豹敵不住夏侯惇回馬便走兩
軍皆亂曹操亦收兵屯住陶謙收軍入城謙
與衆計議曰吾觀曹操勢大難敵吾命該橫
亡不可逃矣當自縛前往操營任其割割救
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前而言
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將軍兵衆
雖廣未必更入城曹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

其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
衆人六六驚便問計將安出畢竟斯人是誰

二卷終





新鐫通俗三國演義便覽卷之四

晉平陽侯 陳壽史傳

後學 羅本綱次

武林 夷白堂刊

呂奉先轅門射戟

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雄兵十餘萬
文官武職各效忠誠策思當父孫堅在時部
下將吏皆陞賞一等一面寫表申朝一面結
交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王璽術暗

有稱帝之心回書推托不還術聚長史楊大
將都督張勳紀靈橋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三
十餘人商議術曰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
得江東地面兵甲有十餘萬吾欲併吞之若
何長史楊大將曰孫策拒長江之險兵精糧
廣未可圖也術又曰吾恨劉備無故以兵伐
我我欲報之楊大將曰劉備軍市小沛雖然
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
至今未與我攻劉備彼必來救是虎添翼矣

即可令人付糧食金帛以利其心使他按兵
不動劉備立可擒之先擒劉備後圖呂布此
先除一患之計術喜遂令韓胤齎書見呂布
呂布看書畢得物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術
術遣紀靈為大將雷薄陳蘭為副將進攻小
沛人報與玄德玄德聚眾商議張飛要出戰
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
告急與呂布飛曰那厮如何甘來乾曰不如
棄小沛投曹操飛不悅玄德曰乾之言善遂

卷四

又乙

脩書齎往徐州見呂布呂布看了書云兩下
都發書到一邊求救援一邊言休要救援我
無奈何陳宮曰劉備今雖受困久後必縱橫
乃將軍之患請休救之布曰袁術若并了劉
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亦在術圖中也不得
不救劉備遂點兵起程却說紀靈起兵長驅
大進已到沛縣東南割下營寨晝列旌旗遮
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
五千餘人亦出縣布陣安營張飛便要出戰

玄德阻之人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
割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
人致書二呂布呂布看畢笑曰我有一計使
表術不恨於吾教劉備不怨於我高順曰願
聞其計布曰臨期觀之難以口說令人往紀
靈劉備寨中請二人來赴席玄德看書大喜
便欲上馬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
心玄德曰非也吾待溫侯不薄彼安肯害我
乎言畢就行關張跟去到呂布營寨入見布

卷四

曰吾今特來解你之危你異日得志不可相
忘玄德頓首稱謝坐於布側關張按劍背後
而立人報紀靈到寨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
吾特請你二人會議勿生疑焉玄德未知其
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見玄德在帳上坐
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扯住紀
靈之臂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也布
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賊乎布曰亦非也
靈曰願將軍早賜一言以決心中之疑布曰

玄德乃布之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之
靈大驚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
平生不好聞惟好解聞靈問曰何為解聞布
曰解釋兩家戰聞吾有一法從天所決靈曰
將軍既言請入帳中計較靈入帳與玄德相
見二人各心未穩布居中坐靈左備右布教
且行酒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
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
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拔劍在手

大怒曰吾雖兵少覩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
萬黃巾如何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拖住飛手
言曰且看呂將軍發落那時各回營寨廝殺
不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開須不教你廝
殺這邊紀靈不忿那邊張飛只教廝殺布大
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盡戟在手紀靈玄
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
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盡戟去立轅門外遠遠
插定布教取弓箭來布拈弓搭箭在手回顧

與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
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
各自回營安排廝殺如不遵吾言者併力殺
之衆皆應諾玄德暗告天地曰只願射得中
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酒畢布挽起袍袖
搭上箭拽滿弓口呼箭中這的是劉玄德有
福處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
箭正中盡戟小枝帳上帳下將齊喝一聲采
詩 昔日將軍解圍時 全憑射戟釋雄師

曰 轅門深處如開月 一點寒星中小枝

詩 彎弓百步喜穿楊 休說當年有紀昌

曰 射戟萬年誇呂布 誰知天祐漢中王

呂布見射中戟小枝棄弓就坐布起執紀靈
玄德之手曰此乃天令汝兩家罷兵不征戰
也今日盡醉來日各自罷兵紀靈曰將軍之
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
曰吾自作書當日玄德暗稱慚愧酒又數巡
紀靈求了書先回布與玄德曰非吾則弟危

也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
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
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圍之事呈
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物反向
劉備射戟為名故相戲弄耳吾自當提淮南
之兵親征呂布劉備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
呂布當世英雄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蒯首
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之妻嚴氏有一女
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布有女在此

必殺劉備此乃踈不聞親之計也袁術即日
遣韓胤為媒濟禮物往徐州求親胤不日到
徐州見布稱說袁術恭慕將軍欲求令女為
兒婦求緣為秦晉之好布受禮物入見其妻
言袁術求親嚴氏曰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
錢糧無數早晚為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
國母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止有此子
嚴氏曰何不便許之縱不為皇后吾徐州亦
無疑矣布意遂決請韓胤筵席許其親事回

備聘定禮物送入府堂布設筵席相待留於
館驛內安歇次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探聽韓
亂坐間叱退左右對亂曰誰獻此計教公來
為媒妁意在收劉備之首否亂失驚遂跪於
地上實告如此乞公臺情恕宮扶起曰吾已
有心久矣柰溫侯不從此事若遲必被他人
破了吾入見溫侯便教送女出城去成親若
何亂便謝曰再生之德袁公若聞知之亦感
厚恩矣宮乃入見呂布曰聞主公之女許嫁

袁公路此正合吾之心徐州可保永遠之基
業也不知主公欲用何日布曰不曉宮曰古
人結親以受聘之良辰已有定例天子一年
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
天賜國寶早晚為皇帝當為天子例宮曰不
可布曰今只是諸侯例宮曰亦不可布曰依
我門風俗就卿大夫例宮曰便也不可布曰
吾今雖霸徐州未受明詔欲教吾依庶民例
也宮曰豈有此理布曰汝意欲如何宮曰方

今天下通相征伐威震四海今與公路結親諸侯有嫉妬者多矣倘若至吉日良時半路伏兵並起如之奈何其親不許便休既許之趁諸侯未知使送女去如到壽春公路必自擇日而成事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入告嚴氏嚴氏曰若非公臺幾廢吾女所軍從之可矣布乃贈金帛與韓胤謝媒安排首飾器皿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送出城外有沛令陳珪在家養

卷四

七

老卽陳元龍之父也聞鼓樂喧天之聲遂問左右左右曰呂奉先女遠嫁袁公路之子珪曰誰為媒對曰三日之前韓胤自壽春來想是媒也珪曰此乃疎不問親之計也必害玄德遂扶病見布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至特來吊喪布驚曰何故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玄德公射戟解之術來求親其中欲公女為質隨後便來取玄德首級夫必來求借錢糧或求協助公必

允之早晚造反公乃反賊親屬也布大驚曰
陳宮誤我也急喚張遼引軍追避三十里取
女歸於後堂大罵陳宮曰你欲令我受萬代
之罵名宮默然而退陳珪曰且監韓胤在此
却令人虛答表術曰女粧奩未了如辦畢便
自送來却將韓胤發監人馬俱各當住珪又
說布曰可差愚男陳登為使解韓胤赴許都
操必大喜布曰容我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
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為將

卷四

之道乃本分事正話聞宋憲魏續至拜罷布
曰我令你二人山東買馬近得幾匹宋憲曰
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沙縣界首被強寇
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手下將張飛詐粧
作山賊搶劫馬匹去了呂布聽信心中大怒
隨令點軍去小沛捉張飛還是如何

曹操興兵擊張繡

呂布點起軍馬來攻玄德玄德慌忙領軍來
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軍到

此布指而罵曰我轅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
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
買安敢奪兄馬匹耶布曰你更使張飛奪了
吾好馬一百五十四匹尚自抵諱張飛挺鎗出
馬是吾奪了好馬一百五十四匹不知是你的
呂布罵曰環眼賊漢累次眇視吾飛曰我奪
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你便就不
說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兩個酣戰一百餘
合未見勝負玄德見呂布四圍漸漸裹將來

恐有疎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內呂布分軍四
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至面前而責之曰今又
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馬匹却在何處飛
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遂令人出城說令
送還馬匹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
後必殺將軍也不可罷兵布聽之不准攻城
甚急玄德見布攻之太急却與糜竺孫乾商
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乃呂布也不若棄城
走往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為上策玄

德曰誰可當先殺開此圍飛曰小弟情愿死
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備自居中保護
老小當夜三更乘著月明虛開西門搦賊戰
却出北門而走張飛在前正遇宋憲魏續飛
殺退二將得出布軍後面張遼趕來閉公敵
住沛縣有萬餘軍只引一半出來呂布見玄
德去了也不來趕自回徐州便令高順守小
沛却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
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

卷四

十

玄德是吾弟也可請入城吾自有委用之地
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
見曹操操令人扶起請坐以上賓待之玄德
告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
弟併力誅之玄德感謝不盡操設宴相待至
晚送出操回府荀彧告操曰劉備乃英雄之
才今不早圖之後必為患操不答荀彧出郭
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何如嘉曰不可
上公興義兵為天下除暴惟仗誠實信義以

招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今困窮而來投之若殺玄德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謀將士自疑回心擇主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謀正合吾心次日奏聞詔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吾觀劉備有才甚得民心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早圖之操曰非可也方今用英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所見

同也昱曰主公有王霸之才其等皆不及也遂請玄德入與兵三千程昱使往豫州之任進兵屯小沛招集厚散之兵圍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點兵欲自往征呂布忽流星馬報道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為流矢所中而死濟兄之子張繡自領殘黨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商議欲與兵犯許都奪駕操大怒欲起兵討之又恐呂布攻劉備必侵許都荀彧曰此事易爾呂

布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可差使加官賜賞其心必安又與玄德解釋和會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卽賞封官誥并和解書往徐州去訖却說曹操起十五萬兵討張繡軍馬三路分行以夏侯惇為前鋒先起時建安二年五月也操軍至涇水下寨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如舉衆投降不可與敵以致軍民之患張繡從之使賈詡直至操寨來見操操問詡詡荅對如流操

卷四

十一

甚喜之歎用為謀士詡曰昔從李傕得罪于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敢棄也操喜詡次日引繡見操操待之甚厚兵入宛城屯住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大設筵宴請操一夜操醉入寢所視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兄子曹安民隨操專一管衣食內事安民知操意乃近前曰小姪昨晚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女生得十分美麗問之乃是張濟之妻操聞之便令安民

領五十甲兵而取之須臾到來操視之果然
美麗之人也濟妻拜之操問曰夫人姓甚婦
荅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
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
曰吾今為汝故准張繡之降若非如此則滅
全家矣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笑曰今
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
還都必以夫人為正室鄒氏拜謝是夜共宿
於帳中鄒氏曰在城中久住繡必生疑人知

卷四

十三

亦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次日果
移于城外寨中安歇恐各官議論乃喚典韋
就中軍帳房外安歇提調把帳親軍二百餘
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違者斬首因此內外
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家人密
報張繡繡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人今作此
態辱吾甚也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
泄漏泄漏則吾等皆死矣來日等操出帳議
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坐帳下張繡告曰新降

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屯
中軍於道地分為四寨數日之內打聽操帳
前有典韋極勇使兩柄鐵戟重八十斤急難
近傍繡帳前有一將名胡車兒負力五百斤
日走七百里乃異人也見繡不樂問其故繡
云前事胡車兒曰臨期請典韋飲酒灌醉了
臨散車兒雜入他數內跟進先盜其戟此人
必無用也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
各寨至期令賈詡致意請典韋到寨厚加重

卷四

十四

待慇懃勸酒至晚果醉送出寨門胡車兒乘
黑雜在衆人隊裡直入大寨是夜曹操與鄒
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
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帳前
忽報寨後吶喊草堆上火起操曰必是軍人
不小心矣勿得驚動須臾四下裡火起時速
喚典韋韋醉倒在帳中典韋夢中聽得金鼓
喊殺之聲急跳起床邊尋雙戟不見但聞敵
軍已到轉門急掣部卒腰間刀見門首無數

軍馬各挺長鎗來搶寨口典韋奮力向前砍
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船如
葦列典韋身無片甲上下前後被數十鎗猶
自大叫死戰刀砍缺不堪用葦葉刀雙手挾
兩個軍迎之擊死者八九人群賊無有敢近
寨門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雨密葦猶死拒寨
門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入背後長鎗違
至葦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半晌無一人
敢從門前而入

卷四

十五

詩 鐵戟雙提八十斤 威風凜凜鎮乾坤
日 欲將英傑從頭數 惟說當年有典君
却說曹操得典韋當住門前乃得大宛馬匹
操飛身上馬比及出行後寨門只有安民步
隨此時未到清水河邊操右臂中箭馬亦帶
二箭後賊赶到河邊安民被賊赶上砍為肉
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岸一箭中馬眼
而死長子曹昂以馬救操操方得命曹昂被
亂箭射死人馬填滿清水操走脫路逢諸將

說典韋救命張繡分兵趕操操部將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人民平虜校尉于禁將本部軍於路勦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拜泣於地言于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後面本部軍都到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也到操言于禁造反惇整兵迎之禁既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繫鞚安營手下人報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辯如何先立營寨若軍士預告

卷四

十六

將軍不便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特便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辯小事退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來殺張繡上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奔劉表去了操不追趕聚兵收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劫掠大失民望其故殺之操曰不告吾先下寨何也禁以前對操曰清水之難吾甚狼狽將軍在亂中能

整兵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禁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曹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操令班師回都。操與諸軍衆得日，吾折長子愛姪，無痛淚，獨號泣。典韋也。衆皆嘆主公愛士過于親子。遂還許都，各各賜賞。却說王則，賚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詔拜卑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又出操私書，呂布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好生重待，忽報袁術又遣人至布笑。

卷四

十七

而問之，使言袁王早晚卽皇帝位，立東宮，權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盡殺來使，將韓胤山枷子釘了，便遣陳登賈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見操。操知布絕婚奉命，覽所進表，併布荅操書，又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遂斬韓胤於市。曹陳登密諫曰：「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汝父子莫能究其情。汝當與吾謀之。』登應諾。」

曹操贈陳珪致中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
拜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
默答曰丞相起兵吾為內應登回徐州見呂
布布問之登言父贈祿某為太守布大怒拔
劍而言曰不與吾求徐州收汝父教我協同
曹公絕婚公路吾所求終無一獲汝父子俱
各貴顯被汝父子所賣耳欲斬之登大笑曰
將軍何故甚不明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
見曹公把將軍說了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

卷四

十八

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吾待溫侯
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可先飽飢則為用飽
則颺去某問誰為狐兔操曰江東孫策冀州
袁紹荆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布擲劍
笑曰曹公知我意也忽報袁術軍取徐州呂
布聞言大驚畢竟如何

袁術七路下徐州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尅取於民以致
倉庫盈滿又有孫策所當王璽遂議稱帝官

室車輦冠冕已辦大會群下術曰吾聞昔日
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耳剗四百年基業今
數已盡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卿
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命位登九五爾諸公
卿各存忠孝之節主簿闕象曰不可昔周氏
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
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
術曰吾袁姓出陳陳乃太舜之後以土承火

卷四

十九

應其運也吾字公路識曰代漢當塗高也吾
有傳國王玺若不為君替天道也吾意已決
臣下再多言者立斬之遂建號仲氏立臺省
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為后後
宮美麗數百人衣服金帛錦繡器用並是金
玉飲食奇珍美味自以為成帝業矣立子為
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兒婦却聞已
將韓胤解送許都被操斬訖布已受平東將
軍之職術大怒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

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居
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
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
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
楊奉居右分撥各部下健將尅日起行欲命
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
肯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
引李豐梁剛樂就三萬軍馬為催進使接應
七路軍馬呂布使人探聽回報曰今張勳一

卷四

二十

軍欲大路上逕取徐州橋蕤一軍取小沛陳
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琅琊陳蘭一軍
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
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於路劫掠將來呂布
慌忙急召陳珪父子商議曰今日袁術軍分
七路來取徐州當如之何陳宮曰徐州之禍
乃陳珪父子所招巧言令色以媚朝庭營求
爵祿今日移禍於將軍可斬二人之頭以獻
袁王其軍自退布大怒喝令簇下陳珪父子

陳登大笑曰何如是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
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問曰汝有何計可破
之免汝死罪陳珪曰七路之兵領將是誰共
有幾多布一一說了珪曰將軍兵將共有多
少布曰不過五六萬人也珪曰雖衆寡不等
我以逸待勞四面分路應之布曰汝等罪不
容誅以言寬我欲逃遁也珪曰父子良賤皆
在將軍掌握之中待走那裡去倘將軍肯用
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矣布曰公試言之

明以教我珪曰袁術今收韓暹楊奉以為羽
翼彼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不相維持以正
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也又有一計
不止保安徐州袁術亦可擒矣布又問珪答
曰暹奉之依袁術譬如鳳雞勢不並棲立可
擒之袁術用人正如積薪今用韓暹楊奉為
左右羽翼二人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
家可依暫歸袁術上必輕之若憑人書結連
暹奉以為內應結連劉備以為外合必擒袁

術矣布曰汝必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登曰
主公將令安敢有違目今便行布書付登且
一面發表上許都致書與豫州然後令陳登
引數騎先於下邳道上未接韓暹七引兵下
寨登入見韓暹七問曰汝是徐州呂布之人
來此何幹登乃笑曰某為大將公卿何謂呂
布之人也久聞將軍關中保駕有蓋世之功
身無罪惡乃有德清白之士今却佐袁術譬
如捨明珠而就泥丸棄良玉而抱頑石不忠

卷四

二十二

不義之名罵於萬代某為將軍耻之豈因一
時之忿而失千古之名乎且袁術久而多疑
後必有害於將軍暹曰吾欲歸漢恨無門路
登出布書暹覽畢曰吾已知之矣公先回吾
與楊奉兩路縱兵擊之但恐火起為號温侯
以兵應之登辭暹急回見呂布報韓暹等以
淮備內應遂分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
橋蕤陳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臧霸
引一軍出琅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軍出碭

石敵陳蘭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
與軍一萬餘者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
下寨張勳軍馬也到見呂布料非敵手退二
十里待四下兵接應是夜上山望見一週遭
火起勳軍自亂楊奉韓暹分兵到處放火為
號接應各軍入寨呂布乘勢一擊張勳敗走
呂布赶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兩軍相敵却
欲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奔走
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旗兩路

分開中間一隊馬軍打龍鳳日月旗旛四斗
五方旌幟金瓜銀斧黃絨白旄上打黃羅銷
金曲柄傘傘蓋之下袁術身披金甲腕懸兩
刀立馬陣前罵布逆賊背生家奴布怒挺戟
向前來殺袁術副將李豐挺鎗出馬來迎戰
不三合被布戟傷其手棄鎗而走梁紀樂
就雙出來戰呂布袁術引中隊出後軍潰走
三軍大亂呂布軍搶奪馬疋衣甲無數術敗
走不數里山背後一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

馬乃關雲長也領五百校刀手大叫反賊還
不受死待逃何方袁術慌逃而走雲長趕來
紀靈敵住餘眾四散奔走袁術收拾敗軍再
回淮南去了呂布得勝邀請奉暹二將一行
人馬都回徐州去了到城中請敘禮畢大排
筵宴管待眾將布保韓暹為沂都牧楊奉為
瑯琊牧席散各謝而去雲長辭歸次日布與
陳珪商議欲留一軍在徐州珪曰不可韓楊
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

卷四

二十四

軍也布曰然次日重芳三軍送二將暫於二
處屯劄以候恩命登問父曰何為不留韓楊
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也珪曰不然倘
或二人協助呂布是與布添牙爪也登服父
之高見却說袁術軍馬折其大半乃回到淮
南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讎使至江東
說袁王借兵之事策怒曰汝僭稱帝位背反
朝廷賴吾王空非義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
肯妄助逆黨乎作書以絕之使賫書回見袁

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敢以文字譏我吾先伐之以取江東長史楊太將苦苦諫方往却說孫策自發書後每防術來令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為會稽太守便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要起兵不知如何

曹操會兵擊袁術

孫策欲起兵擊袁術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將極多糧食足備倘進兵不利禍及江東不如上書與曹操他若南征願為後應兩軍

卷四

三五

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禍亦望操援之策曰然遂遣使以此意達之却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章與立祠堂四時祭之遂封其子為中郎收莽在內忽報孫策使至貢獻禮物亦多操觀其書遂要南征人探得袁術之糧劫掠陳留操遂點兵出師此時操自專權而行大事然後啓奏無有不從操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跟操出征起兵三十萬糧食輜重千餘車時建安二年秋九月操行軍之次先發人

會合孫策與呂布劉備比及到豫州界上分
兵玄德引兵來迎入操營獻上首級二顆操
驚曰此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楊奉韓暹二
人之首級也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呂布因
令二人權游都瑯琊兩縣縱使軍士搶掠徐
揚地面人民無所不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詐
請議事比及入坐先牽了馬擲筵為號小弟
關張二人各殺死二人盡收其兵士於部下
今特來請罪操曰尔與國家除其大害甚為

大功何為罪也遂賞玄德合兵到徐州界呂
布出迎操用笑言撫慰命封左將軍之職還
都之時卽換印綬布大喜操卽分兵呂布一
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操自居中令夏侯惇
于禁為先鋒時袁術知曹兵表令大將橋蕤
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于壽春界口橋蕤
當先出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橋蕤被搦而
死術軍大敗奔走回城四下裡來報孫策
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南劉備關張

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三十萬攻北面表術大驚聚衆文武商議楊大將曰目今壽春水旱連年田禾不熟人皆缺食今又動兵必擾於民民既生怨四下兵至難以迎敵不如留下軍馬在壽春休戰待彼兵糧盡必生變矣陛下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且避其銳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各封土將之職分十萬兵堅守壽春術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上車約二十萬人聯絡不

絕過淮去躲却說操兵三十萬日費糧食浩大况諸郡旱荒人民相食屋宇盡皆拆毀軍士無得擄掠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盡致書問孫策借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呂布玄德自使人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廙跟隨出征賫數目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以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廙曰兵士倘怨若何操曰吾自有方策廙果以

小斛分散操却暗使人各寨聽之無一人不
怨皆曰丞相太欺衆也說者紛然皆言散糧
不及數操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
以厭衆心汝妻小吾自養之汝自無憂慮也
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衆
耳垕曰某實無罪操曰吾欲知汝無罪若汝
不死三十萬人心皆變矣垕再欲言操呼刀
手推出門外一刀斬之懸頭高竿出榜曉示
曰故行小斛竊盜官糧謹按軍法因此斬之

卷四

二十八

而乃購過三十萬人盡皆無怨操知糧盡教
各寨軍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皆斬操自至
城下看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寨壘忽見兩箇
末將將及至城邊見城上矢石如雨下慌走
急回操掣劍親斬於城下操自下馬接上填
坑于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
看見並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操親
賚賞賜軍士併力城池已破縱軍入城擄掠
李豐陳紀樂就梁剛皆被生擒見操操令皆

斬於市操焚燒偽造官室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追趕衣術荀彧陳曰此間接連十數郡皆荒旱不收更欲進兵勞軍損民倘未見勝欲退急難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持疑未決忽報馬到稱說張繡依託劉表為唇齒南陽張陵諸縣復反曹共抗拒不住連輸數陣今被張繡殺來恐許都有失請丞相回操持書與孫策令跨江布陣以為

卷四

二十九

劉表疑兵表不敢妄動吾自復征張繡以絕其根即日行命劉備與呂布結為弟兄使相救助再無相侵操令玄德仍住沛城着呂布領兵回徐州去操密與玄德曰吾今汝屯兵沛城是掘坑待虎也但汝與陳珪商議勿令有失音至便來接應話畢而退却說曹操自引大軍回許都安撫定了人報段煨殺李傕五習殺郭汜解首級前來煨將李傕三族老小二百餘口俱活解入許昌操令分於各

門處斬惟汜老小之首相傳號令人皆忻悅
此賊已滅請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
席封段煨為盪寇將軍五習為殄虜將軍各
引兵鎮守長安二人謝恩而去操奏張繡侵
掠郡民與兵伐之天子親排麥駕送操出師
時建安三年夏四月操引大兵進發留荀彧
在許都調兵遣將操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
蒼黃民欲為食聞兵未至逃竄入山操下寨
會集諸將更使人遠近遍叫村人父老及各

卷四

處守境官吏來聽發放操曰吾奉天子明詔
招降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
而起兵此去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作踐
者並皆斬首梟自擄掠人財物者並皆誅戮
王法無親宜當遵守仰居民勿得驚疑不許
流遣他界因此於路百姓望塵遮道而拜稱
頌聖德凡官軍經過麥田並皆下馬以手扶
麥遙相傳送而過只怕麥倒在路上操行於
麥中忽驚起一鳩馬乃眼生竄入麥中踐倒

其妻操隨下寨喚行軍主簿議擬自己殘妻
之罪王簿曰丞相之言令也誰敢不從操曰
吾自制法吾自犯罪何以伏衆乎掣所佩之
劍欲刃衆急救之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
不加於尊丞相總統大將豈可自殘害也操
曰旣春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吾暫記過乃
以劍割自己之髮擲於地曰割髮權代首耳
萬軍悚然沿道之民秋毫不犯却說張繡知
操又引兵未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乃遣

雷敘張先二將出城迎敵令賈詡守城兩軍
相拒陣勢排成張繡出馬指而罵曰汝乃假
仁詐義之人與禽獸何異操大怒令許褚出
馬繡令張先出迎只三合許褚殺張先於馬
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赴繡至南陽城下繡入
城中閉門不出操圍城攻打城上擂鼓不絕
砲石金汁弩箭以守之城壕大闊水勢尤深
急難近城操令軍兵運土填壕又用做上布
袋并柴薪草把相雜來城邊作甃梯又立雲

梯窺望城中操自騎馬繞城視之已經三日傳令教軍士於西門北角上堆塚柴薪曹集將士就那裡上城繡問詡荅曰某已知曹操之意可將計就計令操自棄兵而去

決勝負賈詡談兵

張繡問曰何以知操之意詡曰某在城上見曹操繞城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等之故鹿角多半朽爛意在此處容易進城却虛去西北上積草詐為聲勢盡

卷四

三十二

掣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繡問如之柰何詡曰此極容易日間盡撥百姓穿軍衣號虛守西北令精壯之兵食飽輕衣盡歸東南房屋內夜間只教百姓去西北角上吶喊任他扒城一聲砲響伏兵齊起吾一人可當一百也此可破操矣繡用其計盡教百姓穿軍衣城上吶喊雲梯上只望西北上却說馬軍報入中軍操曰中吾計也精銳之兵都存留帳後預備鐵鑊扒城

器具日間只用軍攻西北角城外城中吶喊
不絕至二更乘闌裡引精壯之兵來東南角
上扒過壕去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
城裡亦無動靜只聽得西北角上喊聲大起
東南缺內火把齊明操軍殺入兩下伏兵齊
起軍士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刀手殺來則見
東南二門齊開精兵特出操軍大敗一擁而
退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軍走十數里
繡收軍馬入城所奪軍馬輜重極多操收敗

軍查得折軍五萬餘人呂虔于禁俱各被傷
訕見操敗走急發書去教列表絕後路表欲
起兵忽有人報孫策兵已屯湖口因此未敢
動兵蒯良曰策兵已屯湖口乃操計故借疑
兵也近日曹操新敗若不乘勢勦滅後必有
患明公乘兵勢之勝一擊操亦可破也表令
黃祖堅守隘口進兵安衆絕操後路一面會
張繡上知表兵已起同賈詡引兵去襲操上
軍緩上而行至襄城到清水操馬上大哭請

將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將吾典韋在此折了不由不哭耳衆皆下淚操令此處就屯軍馬吊祭亡魂殺牛宰馬于清河之上祭享典韋操再拜痛哭昏絕于地衆皆扶起大小軍校無不下淚次祭姪曹安民末祭長男曹昂又祭絕影馬次祭歿于此處軍士祭畢在營軍士皆哭聲不絕留連不忍便行忽荀彧差人報曰劉表助張繡屯兵安衆以絕歸路操咨或書曰吾雖日行數里已知賊來追吾上

今策應已定若到安衆破繡必矣君等勿憂遂至安衆地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兵趕來操令衆軍黑夜鑿險開道伏奇兵天色微明時表繡軍會合視之見操兵少疑操邀去兩軍俱入險路擊之操縱奇軍出破表繡之兵曹公得脫安衆隘口於隘外下寨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被操之奸計繡曰容再圖之表繡集于安衆荀彧探知袁紹欲起兵犯許都荀彧急發書報操

操得書心荒即日整兵起程探細人來安衆
報張綉七點兵追襲賈詡曰不可追也去追
必敗表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綉引軍萬
餘人追之約行二十里赶上曹兵接戰表綉
軍大敗而還賈詡引十數騎至半途接見敗
軍回綉曰不用公言果有此敗詡曰可重整
兵再往追之綉曰今已喪敗柰何復追詡曰
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然請乃斬吾首
綉信之表不從綉自引敗卒再回追擊操兵

大敗盡棄衣甲鎗刀而去綉遮趕忽山
後一彪軍出綉收軍不趕那彪軍當住去路
綉慌怕回來到安衆賞軍宴謝賈詡表問詡
曰綉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
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
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
敵手操軍雖新敗必自為將斷其後路以防
追兵追兵雖精銳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操必
勝之後未盡力而退必國內有事已破我軍

之後必輕車速回縱留衆將斷後衆將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手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綉乃服其高論詡勸表回荊州綉守襄城以爲虜齒兩將各自分散却說曹操知後軍敗再引衆將回來正逢郝彪敗軍告操若非這一路軍截住中路我等皆擄矣操慌問救軍者何人也那人掬鎗下馬來見曹操畢竟是何人

夏侯惇被矢啖睛

那將軍來見操者乃江夏平春人李通也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破張繡則表特來接也賞勞畢加為裨將封建功侯守護汝南西表以防表綉通謝而去操還許都荀彧出迎操入見天子說稱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吳侯遣使賫詔江東去令策破劉表操回府衆官皆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衆何以知其必勝也操曰彼退無歸路必用死戰吾故暗以圖之此孫子之玄妙也吾以

是知其勝也荀彧拜服而去郭嘉入操門公
來何暮也嘉曰適來袁紹使人致書上丞相
欲出兵攻公孫瓚求借糧兵操笑曰吾聞紹
圖許都今知吾歸欲圖公孫瓚又問吾求糧
索兵操看書中之意極驕極傲令使且歸館
驛安歇操問嘉曰袁紹如此驕傲無狀吾將
討之恨力大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
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被漢祖擒之惟智
勝也如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兵

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体任自然此
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
勝二也漢末失政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
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
寬而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
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問
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
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
之資高梯接讓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者

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
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
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
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
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
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
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
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
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

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虛勢不
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
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公有十勝之德紹安可
望也操曰如公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若此
紹可圖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之大患也
今紹北征公孫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
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未為晚矣若使圖紹
呂布必來救援許都為禍不淺矣操然之當
夜便召荀彧入後堂曰汝知袁紹動靜乎彧

曰今日有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荀彧看
之看畢曰紹辭語大不遜也操曰吾欲興與
討之恨力不及耳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
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劉項
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
耳紹外貌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
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
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御
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

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
勝也紹德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
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
不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
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
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袁紹之
輩何能為用哉操曰卿頌吾德何以當之然
此可以興兵征伐彧曰未可今呂布見在徐
州常懷不仁欲伐袁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

安袁紹之心加紹頭官許狼子斛乘彼有事
於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
後紹一舉而可擒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先之
機文若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比也遂議東
征呂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為
應待其回報方得動兵次日厚待紹使奏加
紹為大將軍太尉之職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密書報云公可討公孫瓚後當應之遣其使
而回紹大喜議進兵討公孫瓚不說袁紹起

兵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七父子
誇獎其德陳宮不悅乘間時便告呂布曰陳
珪父子面與將軍恐欲害之不可不防也布
叱之曰汝獻謬言宮及忠良誰為佞乎吾不
看舊日之面立斬汝輩宮嘆曰吾忠義之心
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欲待棄之又恐天下
人疾官悶上無言帶領數騎於小沛地面圍
獵忽見官道上使飛走驛馬官疑之乃棄圍
場引從騎往小路赶上問使命曰汝何人使

命使命知是呂布之人慌不能答宮搜使命
乃有劉備回書徑捉來見呂布布問之使曰
曹丞相差其住沛城劉豫州處下密書今得
回書不知何事宮曰其中有謀可拆緘看布
拆書視之大驚怒曰教陳宮看此書何言書
曰
今奉相公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微將
寡不敢妄動望相公大興王師到來備用
為前驅呂布乃狼虎之徒輕則猖獗矣備

嚴兵整軍專待鈞命

呂布聽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斬
首先伐陳宮臧霸粘連泰山寇孫觀吳敦
禮昌孫東取山東兗州教郡高順張遼取沛
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而取汝穎布自總中軍
為三路救應且說高順等出徐州有人入小
沛報玄德玄德急聚眾人議論孫乾曰可先
告急於曹公次堅守城郭玄德曰誰可去許
郡告急階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人乃玄德

同鄉之人因來沛縣謁玄德玄德以幕賓待之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逸善能舌辯玄德命簡雍行就整一守城器械玄德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因糜竺以妹嫁玄德為次妻便以家童十餘人金市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有郎舅之親故令竺並弟糜芳守護中軍保着老小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見雄兵猛將困住城池玄德大叫曰吾昔與呂布無讎爾何故引兵

至此高順曰你還支吾遮飾汝迪和曹操欲害吾主幸是天敗尚敢抵諱可出就縛玄德不答高順在城下大罵一日無人出陣張遼在面門攻打雲長曰汝儀表非俗何故陷身於賊之部下張遼低頭不言關公便知此人有忠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軍士打城關公令人探聽東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只要出城廝殺關公見張遼退去逕來中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廝殺

進拍馬而去張飛欲趕關公急召入城令士
卒堅守東門飛曰張遼怕我而走哥七如何
趕我回來關公曰張遼武藝不在你我之下
是吾夜來美言說之其人頗有歸順之心今
日不欲與汝廝殺故拍馬而走飛方悟再不
出戰玄德亦使人誠之呂布見攻下邳不開
自來搦戰玄德於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丞
相奉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不答苦上相
告呂布頗有回顧之心只教圍住不使攻打

呂布權回徐州差郝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
許女為婚術不納尚未准信郝萌回說若要
信從可送女來布持疑未決却說簡雍見操
陳說呂布斬使見圍沛城操急聚眾謀士商
議操曰吾不憂紹但憂表綉二賊在後未敢
動兵荀攸曰表綉新破勢不敢動呂布驍勇
若是結連表術縱橫淮泗必英雄應之今乘
其初叛衆心未服可往破也操先差夏侯惇
為先鋒先起操與眾謀士陸續進

發間雍隨行打說夏侯惇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高順知許都救軍至慌報呂布布乃先發侯成郝萌曹性三將引二百餘騎來接應高順離沛城三十餘里去迎操軍玄德見高順退去知是操軍來到引關張各提軍出城只留孫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玄德在高順後下了三個寨子玄德左關公有張飛前先說夏侯惇挺鎗出馬搦呂布戰高順出馬大罵夏侯惇大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

卷四

四四

敗走惇縱馬趕去順不敢入陣遠陣而走惇不捨極力追之陣中曹性看見縱馬出戰拈弓搭箭夏侯惇將近性一箭正中惇左目惇拔箭帶出眼睛惇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之於口內啖之不赴高順只取曹性一鎗搠透面門死於馬下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後起來呂布軍馬一齊都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兄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

未知如何

呂布敗走下邳城

高順引張遼擊張飛寨布自擊關公寨各山
迎戰玄德分兵兩路救應呂布引軍背後殺
來關公兩路軍馬盡皆潰散玄德引十數騎
回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放下吊橋
呂布後到城上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被呂
布乘勢趕入城門盡城裡數騎來迎呂布一
戰一個殺得盡絕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

卷四

四九

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起到家不及還奔城
而走出柵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首
糜竺出迎跪於馬前告曰玄德乃將軍弟也
吾聞大丈夫冤讎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
天下者乃曹丞相也量玄德何敢望將軍愛
惜玄德常想轅門射戟之恩一飯之間未嘗
忘也將軍怜之布曰吾與玄德舊曾拜義安
肯害及妻子乎汝可引一家老小復去徐州
安置呂布賜竺寶劍一口但登門者即斬之

糜竺保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
散玄德軍自投山東兗州界上留高順張遼
屯小沛城孫乾亦自逃出城關張各自收拾
得些人馬山中住割如落草一般却說玄德
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軍夾走
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
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將自盡矣孫乾
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
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於村中求食但到處

聞劉豫州肯隨進粗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
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聞是同宗
豫州收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
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
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取馬見殺其妻于厨
下脣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
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見在不可
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
日漫山寨野軍馬來到玄德迎之乃是操軍

也直到中軍旗倒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
說夫沛城散二弟暗老小操亦下淚更說劉
安殺妻為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
軍行至澤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凡枯
其一曰卧病未痊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
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是在何處人報
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兵犯兗州
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操提二十萬軍
與玄德來戰呂布軍至山東界口路近蕭關

卷四

四七

敵軍攔住乃泰山寇孫觀吳敦尹禮呂猛三
萬餘兵四員將立於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
馬舞刀而去四將一齊來迎許褚并搜精神
四員將迎敵不住四散奔走操乘勢掩殺追
上蕭關去了人報呂布布此時已回徐州布
欲往沛城救高順布喚陳珪父子令守徐州
布帶陳珪之子陳登同去珪與登曰昔日曹
公曾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勢將敗可力
圖之登曰外面之事兒子為之倘呂布敗回

使請糜竺一同守把城門休放布入見自有
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小在此必有心腹頗多
登曰兒子亦有計了呂布臨行登曰徐州四
面受敵揵必死攻先思退步將錢糧移于下
邳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元龍之言
是也吾就將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去
保老小屯下邳城將船隻運根草金帛市同
陳登先來蕭關救援布到半路登曰容某先
去看曹操虛實主公却纔可行布曰何謂也

登曰泰山孫觀等皆有冠心未可托也布曰
登與吾有益布未行登先到關上陳宮臧霸
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汝等不肯向前要來
責罰宮曰目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也吾等
緊守關隘教主公深保沛城登上關望之見
操軍逼在關下登是夜連寫三封書拴在箭
上射下關去次日早辭回來陳宮曰關上無
妨可教溫侯去守沛城去登遂飛馬來見呂
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

城將軍黃昏殺王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
使登來約陳宮舉火為號內外相應登先到
報曰曹兵抄下小路已到關內恐徐州有失
公等急回宮遂引眾人棄關而走登就關上
放火為號呂布乘黑沒來操軍搶入關中陳
宮一軍和呂布軍自相掩殺曹兵又到孫觀
吳敦等各自四散領軍去了呂布到天明方
知是計急喚陳宮回徐州到城邊叫門城上
亂箭射之糜竺在敵樓上叫道汝奪吾主城

池今依舊還王布問曰陳珪何在三曰老賊
吾已殺之呂布回顧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
主公尚自執迷而問佞賊乎軍士中遍尋陳
登不見布與陳宮來投沛城行至半路見一
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順曰
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某等急來救解官曰
此是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進兵
小沛曹操先令曹仁領兵已襲沛城呂布城
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言曰吾乃漢臣安肯

事反賊也布轉怒忽聽背後喊聲大起布使
高順探之見一隊人馬當先一將乃張飛也
高順交戰不利退走入陣飛衝入陣來呂布
奮怒來戰張飛止戰之間陣外喊聲起處曹
軍突入呂布倒拖畫戟引軍東走操兩軍殺
來呂布人困馬乏又一彪軍攔住路乃蒲州
關雲長也立馬橫刀大叫休走呂布自與交
戰背後張飛趕來聲吼如雷布慌衝走忙奔
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關張相見各言失

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州路上藏避打聽消
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岬陽山落草為寇二
人見曹操又見玄德拜哭於地各上敘禮畢
同操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屬無危玄德甚
喜陳珪父子恭拜曹操設大宴犒勞諸將
操居中玄德居左陳珪居右文武等官各依
次坐操言陳珪父子之功加十縣之祿以供
之登授為伏波將軍操得徐州大喜商議起
兵攻打下邳程昱進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

可以緩也而進昔逼太急賊必死戰而投表
術矣一往投之其勢甚大極難擄獲淮南要
路必得能事者守之外當表術內防呂布目
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亦官
謹之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逕路請
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命安敢有違次日
操分派各路守把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
徐州帶孫乾閔張收拾軍馬取淮南逕路來
襲邳郡呂布在下邳自謂糧食足備以資於

內泗水之險以拒於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
操兵方來可乘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
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一
擊皆落泗水也中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
大笑而出越五六日各下寨柵已定操令二
十餘將皆披全副鐵鎧直到城下大叫呂布
答話布上城而立操在麾蓋下以鞭指布曰
以手答之操曰近奉先結婚表術吾故領兵
至此實為術也術有反逆大罪君有討董卓

之功若能倒戈降之共扶王室不夫封侯之位而富貴可取功名可立若愚迷不省城池一破玉石不分悔之晚矣尔可察之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量陳宮在布側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也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而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布曰曹丞相容我自首當拜投於明公陳宮变色大怒曰逆罪曹操何等之人今日若降如雞子投石豈得全乎布拔劍未殺陳宮未知

性命如何

卷四

五二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呂布欲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之忠義之人言從心出願主詳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汝耳願公臺教汝拒曹之策宮辭無計可施布求懇之宮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言安敢不從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官將餘眾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未攻城將

軍屯兵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
破此乃搗角之勢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
布歸府收拾戎裝此時冬寒在側從人多帶
綿衣妻嚴氏曰君欲何往布曰陳宮教我搗
角之勢如此嚴氏曰昔曹操待公臺如赤子
猶捨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操而欲委
全城稍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
為將軍之妻乎布曰夫人所見如何有言吾
必從之遂三日不出宮入見布請曰操軍已

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
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宮曰近聞曹操糧少
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
猛將出絕糧道此計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
又入內對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我出斷之
便回汝且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糧必
然陳宮高順守城我聞宮順素不和睦將軍
一去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池如有差失將
軍當以何地而立乎願將軍詳聽勿被官等

所誤也。妻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害。幸賴寵
辭私藏妾身耳。今雖不顧妾也，將軍前程萬
里，言畢痛哭。布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
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
吾有盡戟赤兔馬，天下人誰敢近我？布出謂
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許也。操多詭計，吾未敢
動。宮長嘆而出，曰：我等皆死無葬身之地也。
夫布終日不出，只守嚴城，貂蟬飲酒以解愁悶。
陳宮下謀士許汜，王楷求見。呂布上問曰：二

公有何計？貂蟬之策。許汜曰：今袁術在淮南，聲
勢大振，舊曾許女為婚。將軍何不求解術兵
一至，內外攻擊，操兵必敗矣。布大喜，遣人修
書，就着汜楷去。許汜曰：願得一軍引路，衝出
方可得去。布教張遼、郝萌兩個引兵一千送
出隘口。許汜、王楷辭了呂布，張遼在前，郝萌
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眾將
追趕不迭，已出隘口。張遼一半軍回，郝萌五
百人馬跟汜楷去了。張遼回來，雲長攔住各

有顧盼之心不肯下手高順俊成出城引兵
救獲張遼回來了且說許汜等至壽春拜見
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
姻今復相問何也汜曰此是操用奸計以致
如此明上詳訖納之術曰汝不是操軍困逼
甚急豈肯以女許吾之手汜曰明上今不救
布也必敗矣布若一破明上亦破矣術曰奉
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傾國而救之汜
情謝了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

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斷後郝萌結束
了夜過玄德寨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
萌交馬一合生擒過去汜楷已至城邊大叫
城上救人折了五百軍馬并郝萌却說張飛
解郝萌見玄德玄德問了押往大寨見操萌
說求救袁術許女為婚操怒教推去斬於軍
門喚主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呂布并將士
者亦按軍律處治各寨悚然晝夜不寢玄德
至寨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淮南路上衝要

之處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用心吾
今日夜不敢卸甲矣飛曰捉了呂布健將軍
賜重賞及來諷嚇玄德曰非也曹操統十萬
雄兵不以軍令何以服人弟勿犯之閑張應
諾而退却說汜楷見呂布言表術先欲得兄
婦後起傾國之兵救援布曰如何送去汜曰
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汜曰今日乃凶
神之辰不可出城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便
可上馬布教張遼侯成引三千軍馬安排一

輛小車在外我親送二百餘里却使你兩個
去次日天晚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
布遂上馬兜馬負女於背上手提畫戟時正
二更夜月微明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
侯成跟着將次到玄德寨邊一聲鼓響雲長
攔住去路大叫休走賊不十合布刺斜便走
張飛早引一軍來迎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
而走玄德自引一軍又來兩軍混戰呂布雖
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恐傷着不敢來突

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箭如雨點衆軍
皆大呼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
得回下邳玄德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不
曾走透一個布歸城中心內鬱悶只是飲酒
却說曹操圍城兩月不下忽報河內張揚出
兵東市欲救呂布被虜醜殺之醜將頭欲獻
丞相却被張楊部將睦固殺之反投大城去
了操遣史渙追斬之操聚衆將曰吾圍兩月
不克下邳北有西涼之憂東有表肅之患使

吾食無甘味幸爾張揚自滅吾欲於布還都
營且息戰苟倏息曰不可某觀呂布有勇
而無謀今累戰皆敗銳氣墮矣三軍以將
為主將衰則軍無奮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
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速急攻之布必
可獲也郭嘉曰某有一計勝如二十萬兵布
雖勇不能逃也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
嘉曰然操大喜差一萬軍卽決兩河之水諸
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滄下邳下邳城中衆軍

夜聞水聲飛報呂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吾何惧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明布因酒色過傷身軀容顏消滅取鏡視之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斷之城中但飲酒者皆斬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人盜去欲獻玄德侯成知竟赶上奪回盡將後槽人殺之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成釀五六斛酒殺十餘口猪未敢吃飲成先將酒五瓶猪一口敬請布前跪告曰托將軍虎威追得失馬眾

將皆來作賀釀得此酒獵得數猪未敢便飲會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禁酒汝釀酒將士會飲作兄弟同謀伐我批推斬之萬順等入告布怒曰故犯吾令理合斬之今看諸將面且打一百衆將來告打了五十背花成歸不奔其酒肉眾皆相謂曰此心變矣時宋憲魏續共來探視成潛地不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忠曰布只以妻為念視我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外水遠壕遠吾等死無地矣

憲曰東門無水我等棄布而走若何續曰非
丈夫也何不擒布獻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日
我因追馬受責布所倚仗者赤兔馬也汝二
人敲門擒布吾先盜馬去而報曹公若何三
人商議定了大策俟成暗未馬院觀其動靜
見槽上人皆睡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
伴作追趕之勢來到操寨備言獻馬一事宋
憲魏續挿白旗為號准定敲門操得消息押
榜數十張令軍人射入城去榜曰

今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
門誅戮如城內上至將校下至庶民如敲

呂布之首者重加官賞大將軍曹押字

次日平明城外將校大小諸將一齊吶喊震
動天地呂布大驚慌提畫戟上城各門點視
來青罵魏續走透侯成欲待治罪城下望見
白旗挿在城上曹軍打城勢如雨點布自迎
敵城裡城外箭如飛蝗砲似驟雨從平明打
到日中城外軍退布少憩樓中坐於椅上聽

着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憲續二將
上綁了呂布布急喚左右魏續殺散把白旗
一招大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呼生擒呂布
也其侯淵尚未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畫
戟來大開城門一擁而入高順張遼都在西
門水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擁出皆破生擒
陳宮就南門邊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不
許劫掠良民操坐白門樓上使人請玄德同
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於側令長過一千

人來呂布雖然身長一丈披數條索縛作一
團布叫曰縛之太急之緩之曹操喝曰縛虎
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稍
解寬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勸勇也其眾近在
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主簿不從耳布
見侯成魏續皆立於側布曰我待諸將不薄
安忍反也憲曰聽妻言不用再計安為厚也
布默然先擁高順至前操問曰汝有何言高
順不答操怒曰推下斬之押過陳宮宋操曰

公臺自別來無恙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
之操曰吾心不正尔如何事布宮曰布雖無
謀不似你誦詐奸雄也操曰公臺自謂智謀
有餘今竟如何宮頌呂布曰但此人不能吾
言若從吾言亦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
事當如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甘
心也操曰卿如是悲老母如何宮曰吾聞將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
於明公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如宮曰吾聞施
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亦
在於明公也操有留戀之心宮曰請出就戮
以明軍法遂步下樓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
送之宮並不回顧臨行操與從者曰即送公
臺老母妻子回許都吾府中恩養怠慢者斬
官聞不言伸頸受刑衆皆下淚操以棺槨盛
之遷葬許都

詩 亞父忠言逢霸主

子胥劍首遇夫差

曰 白門樓下公臺死

致令今人嘆嘆

操送宮下樓布與玄德見曰公為坐上客布
為階下虜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玄德點頭
操知其意令人押過呂布來布曰明公所患
不過於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憂矣明公為
步將令布為騎將則天下不足定矣操回顧
玄德曰呂布欲如何玄德荅曰明公不見事
丁建陽董卓乎操頷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
最無信者操令牽下樓縊之布回首曰大耳
兒不記轅門射戟時操大笑忽一人大叫曰

呂布匹夫何怕死也視之衆刀斧手擁張遼
至操教縊死呂布然後梟首

詩 傷人餓虎縛休寬 董卓丁原血未乾

曰 玄德既知能談父 不如留取食曹瞞

須臾縊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武士
獻上呂布首級操令押過張遼來操指遼曰
這人好面善遼曰我兩個在濮陽那裡相見
如何忘了操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
惜操曰可惜了甚的張遼曰只可惜火不大

若火大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上引頸待誅曹操劍下一人扳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二人救張遼者乃是誰人也

曹孟德許田射鹿

曹操劍下玄德板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可容留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吾以性命保之操擲劍大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相戲之耳曹操

親自釋其遼縛自與衣穿曰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讎遼遂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招安臧霸上聞呂布已死張遼投降遂引本部軍數百人來降操上皆賜金帛衣服臧霸亦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有昌豨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瑯琊相孫觀等各上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併貂蟬載回許都盡將錢帛分犒二軍操離下邳還許都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

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勞大必當
面見君畢回來未遲百姓叩謝操馬上顧玄
德曰待公朝畢還徐州未遲玄德稱謝操喚
車騎將軍車馬權領徐州大軍回許昌出征
人員各七封官賜賞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
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引玄德見帝玄德
具朝服拜舞於地下帝宣上殿操奏前功帝
曰卿徂何人玄德不覺淚下帝驚問曰卿何
傷感玄德曰適蒙聖問因此傷感臣先祖乃

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
劉弘之子也先祖劉貞封涿鹿縣陸城亭侯
因此家緣流落臣有辱先祖所以下淚帝教
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帝排世譜
乃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請入偏殿却敘叔
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毫不
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皇天指路矣帝設
宴待之令曹操議定官職操拜玄德左將軍
之職封宣城亭侯玄德拜謝恩畢出朝自此

皆稱為劉皇叔操回府荀彧等一班見謀士
入見操曰今天子認劉備為皇叔恐無益於
主公平操答云玄德與吾結為昆仲安肯外
向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之
物也操曰好亦交三年惡亦交三年好惡吾
自有主意于是操與玄德出則同輿坐則同
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呂
布已成天下震動可行王霸之機乎操曰不
可朝廷股肱尚多未宜輕舉吾請天子田獵

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深可見矣一日操
揀選良馬名鷹後犬弓矢俱備先令聚兵城
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
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時出師
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
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于
弓馬之間爽神暢躰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
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困困則生疾奔走
無逸其利三也自天子至于公卿不可不習

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卽上道遙馬帶雕弓
金鈇箭排銜駕出城玄德與閔張各弯弓插
箭內穿掩心甲各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銜駕
出許昌百姓見閔張跟在背後看了人馬兵
器無不稱奇操騎小黄飛電馬引十萬之衆
與天子獵於許田操令軍士周回排二百餘
里操與天子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的心
腹之人文武百官遠上侍從誰敢近前各帶
一付弓箭惟天子可帶雕弓壺中所插之箭

三國志卷四

六十五

各有號惟天子用金鈇箭當日獻帝馳馬
到許田劉玄德起扇道帝曰朕要看皇叔
今日射獵玄德謝畢上馬忽見草中趕起一
兔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兔帝亦稱賀
玄德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
出一隻大鹿正中而來帝連射三箭不中帝
回顧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雕弓金鈇箭
扣滿正中鹿背倒于草中衆群臣將校皆謂
天子射中嘖嘖而來同于萬歲曹操縱馬而

來避於天子之前以迎當之衆皆失色玄德
背後雲長大怒剔起卧蚕眉睜圓丹鳳眼提
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會其意搖首送
目不肯令出關公乃仁義之人見兄如此便
不敢動操獨視玄德玄德慌欠躬稱曰丞相
神射世之罕及操笑曰是天子洪福耳馬上
嗔天子賀罷不還驢弓就懸帶之老臣無不
嗟訝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天子促歸於是駕
回許都各自歸歇玄德與雲長曰汝今日何

噪暴也雲長曰欺君罔上之賊其實難容耳
欲與國家除害兄何止之玄德曰投鼠忌器
耳操奸計自取天子出許都圍獵將帝時
時窺覷與帝相離一馬之地其他心腹之人
周回遠近圍視尔豈不知也吾觀弟怒急止
之何也乃見謀心腹之賊牙爪數多倘失大
事而未成功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也吾故
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奸雄操賊大哥你看
後必有禍矣玄德曰慎宜秘之不在話下却

說漢獻帝駕還許都歸宮室至晚泣訴與伏
皇后曰可憐朕自卽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
董卓之殃後遭氾曄之亂常人不受之苦吾
與汝輩當之得見曹操以為重扶社稷之臣
今獨專國政此賊節生奸計多端專權弄國
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見之有若芒刺今日在
園場上自迎呼謀早晚圖謀必奪天下欲至
臨期吾夫婦未知死於何處也伏皇后曰公
卿子孫四百餘年乃食漢祿者就無一人効

卷四

股肱之方而救國難乎言訖夫婦共哭于言
中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殿曰汝夫婦二人
休憂吾舉一人與你夫婦除害以安國家以
保社稷帝視之乃是伏皇后之父皇丈伏完
也帝掩淚而問曰皇丈知朕腹中之事也完
曰許田射獵之事雖不見操賊有奪天下之
心真乃是趙高也帝曰滿朝之人非操宗族
則山門下誰肯尽忠而討賊耶完曰若非臣
敢相告老臣無權難舉此事車騎將軍

國舅董承可也帝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
知可宣入內共議入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
賊心腹倘有一泄為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
董國舅尽力保駕其計還是如何

董承密受衣帶詔

伏完曰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王帶一條暗賜
董承可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
見此可以晝夜策之帝曰然伏完出朝帝自
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后縫

卷四

六九

於王帶紫錦襯內自穿錦袍自繫王帶令內
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未與
后說霸河之苦論舅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
於官中散心閑步承頓首稱謝帝引承出殿
到太廟轉上坊臣閣內設供具帝焚香拜畢
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二十四帝
繪於兩邊帝指而問曰吾祖何人也承曰乃
陛下開基創業漢高祖皇帝何謂不識帝曰
吾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

臣耳聖祖之事安得不知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乃斬白蛇於
崑崙山中起義兵而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
年滅楚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世之基業
帝嘆曰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
損益不同矣承曰高皇帝英雄之君不世出
也帝指左右輔曰此二相何人立於吾祖之
側承曰上首乃留侯張良下首乃鄼侯蕭何
帝曰此二人何功立干厠承曰開基創業實

賴二人之功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蕭何填國家撫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
高祖常念其德帝曰真社稷之臣也正當配
享帝回顧左右較遠密與承曰卿當立于朕
躬之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
西都救護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贈卿當衣
此袍繫此帶常欲在朕之左右也帝解袍帶
賜之帝密語曰卿可仔細觀之勿負朕意承
拜謝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心腹人去報

與操曰今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速入
朝來看虛實承出閣過宮門操正來急無躲
路立於路側慄然施禮操問曰國舅何往承
曰適蒙天子命宣賜以錦袍王帶操問曰有
何緣故賜與衣帶承曰因其舊日西都救駕
之功故此賜之操曰解帶吾看承因見帝動
靜疑是密詔恐操看破乃作艱難之狀操指
左右急解下來操看了大笑曰果然是條好
王帶就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惧不敢

不從遂脫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裡面望日
影中細詳看之看畢穿在身上繫了王帶回
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曰與吾穿
之別有回敬承告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汝
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急答曰小人
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汝受君賜吾
何奪之故相戲耳操遂脫袍帶還承上碎操
而歸到家將袍仔細翻覆看了並無一物承
思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有意耳今

裡外不見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寢尋思不久
承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是白玉玲瓏碾
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不知其故於卓
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几而寢忽然燈花
卸落於帶鞵上燒着背襯承驚醒取視之燒
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故取刀拆開看
之乃密詔也承大駭覽畢涕淚交流寢食皆
廢行坐不安心中煩惱哀憐不已藏於袖中
次日獨步至書院中將詔再觀看無計可施

將詔於几上自思滅操之計付量未定伏
几而睡將及半晌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不
敢阻子服素與董承極厚逕入書院見承伏
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
默取在手藏於袖中遂大叫曰你好自在倒
睡的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躰手脚慌
張子服曰汝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而告曰
若兄如此漢室宗親盡皆休矣子服曰吾戲
汝耳某祖父累受漢祿安肯負之吾願助汝

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有此心國之大
幸子服曰當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為本
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
子服卽書之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
說之必同力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
校尉種輯吳碩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矣正
商議間家僮入報曰種輯吳碩來探承曰此
天助也教子服隱于屏風後暫避之承接入
書院坐茶畢輯曰田獵回來君懷恨乎承曰

雖有怨恨無可奈何碩曰若有協助者吾誓
殺此賊種輯曰以國家除害至死無怨王子
服從屏風後出曰汝二人殺曹丞相國舅便
是証見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
吾等死做漢鬼不似你阿黨也承笑曰吾等
正為此事欲見二公今天所使碩必酬矣董
承袖中取出詔來與輯碩觀之二公下淚輯
曰何不早圖之承遂請書名子服曰只此少
待吾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二人並入

蘭書名承邀于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相待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故推病耶吾非為哺餒而未欲見一面回西涼州去何太薄情而外我門吏又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請諸公少待暫容承出承速接上廳禮畢坐定騰曰騰為西番不時入寇特來朝賀就乞添助人馬今欲回國舅是老元臣故來相辭何相輕也承曰賤軀

痼疾有失接待負罪若山。湧也騰曰面帶春色非有病者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嘆下堂曰昔非柱石之才也承見騰言感動再拜回坐問曰公笑何人非柱石之才騰曰田獵之事吾尚氣滿肺腑汝乃國舅近戚猶自殢於酒色而不思報本乎安得為皇家柱石之才也承恐長詐故嘆曰曹丞相乃棟梁也吾何能及焉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正人耶承曰耳目較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

之徒不足以論大事又欲起尋承緩言相探
騰果忠義承曰請公看一物以見某之動靜
遂邀騰入書院取詔視之騰毛髮倒豎咬齒
嚼唇滿口流血騰曰汝若有內助之心吾卽
統西涼之兵以為外應承請衆相見取出義
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飲血為盟騰曰吾等
誓死不負所約指坐上六人言曰若得十人
大事諧矣承曰朝中大臣少得忠義兩全之
人也若不得其人則及相害矣騰教取鴛行

